孟子會意

【卷上】

蘇俊源 編著

自序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四書　學庸論語等會意已經撰述
如今只剩孟子會意再造著　四書會意已全但願能反顧

儒家學術至聖孔子開先鋒，亞聖孟子接續發揚光大，如今在學術上發光發熱，讓儒家文化能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在世界文學上嶄露頭角，不但影響中國文化，同時也影響了世界文化，讓娑婆人間又多出一盞明燈，指引世人的心靈，走向光明的大道。

這兩千多年來，從春秋戰國的時代，以至於今日後代的炎黃子孫，無論何時何地，都深深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古今的政治文

化，甚至於宗教，儒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國歷朝帝王，以儒家思想治國者，不乏其人，不缺其事。尤以宋太祖的宰相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謂古今名言，也展現儒家學術內容的豐富與重要性。

儒本稱家，後有以儒稱教者，可見儒學又有教化人心的功能。《大學》中首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談了修行的主旨；《中庸》中首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談了修行的精要；《論語》二十篇，將孔子的修身治世的理想，表露無遺；《孟子》七篇，將孔子的儒風發揚得淋漓盡致。《孟子》一書，以人名為書名，從書中的內容，更可直接說明孟子，其人其事其理其德，對於後代的論理治事，給後人傳下了寶貴的文化資產。

《孟子會意》的完成，敝社已經完成《四書》以「會意」的方式，全部出書。本書的內容頗多，分成兩冊發行，內容的編排，以原文在上，白話文在下，相互對照，並將較難字句加註，以便於閱讀，但願能對讀友有所幫助。這一系列書籍能順利出版，除了感謝韋憲前賢撥冗精心校對之外，更感激十方大德共襄盛舉，出錢出力，才能順利付梓。後學除了感謝之外，還懇請先進大德多加指教。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於西元二〇一五年五月三日（104、03、15）新北中和勤學齋

目錄

自序 …… 2

卷上

梁惠王上 …… 6
梁惠王下 …… 47
公孫丑上 …… 94
公孫丑下 …… 133
滕文公上 …… 168
滕文公下 …… 203

卷下

離婁上 …… 240
離婁下 …… 274
萬章上 …… 306
萬章下 …… 342
告子上 …… 376
告子下 …… 410
盡心上 …… 447
盡心下 …… 481

卷上—梁惠王上

01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註】一、孟子：（西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姓孟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國（今山東鄒縣）人。父名激，字公宜，母仉（讀掌）氏。為當代思想家，一生以發揚孔子儒家學說為己任，後世稱為亞聖。

二、梁惠王：（西元前四〇〇年至前三一九年）其始祖，乃周文王的兒子高，姬姓，武王伐紂立國號周之後，封於畢地，稱為畢公高。其後裔為庶人，散居各地。至春秋時，有畢高事奉晉獻公，助其

孟子拜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前來我國，大概是將有利益我國的建議嗎？」

滅耿、翟、魏有功，任為大夫，封於魏，以魏為氏。魏武侯卒，其子魏罃和公仲緩爭太子位，魏罃克公仲緩，自立為魏惠王，又稱惠成王。惠王三十一年，惠王獻河西之地與秦，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後亦稱梁惠王。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孟子回答說：「君王何必一定要說利益呢？只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君王說：『要如何利益我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大夫說：『要如何利益我家？』讀書人及百姓說：『如何利益我自己？』全國上下都以利益互相爭鬥，那國家就危險了。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註】一、乘：讀聖。古代四匹馬拉一輛兵車，稱一乘。

擁有萬乘兵車的天子之國，敢弒其君王的，必然是擁有千乘兵車的公卿之家。擁有千乘兵車的諸侯之國，敢弒其國君的，必定是擁有百乘兵車的大夫之家。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擁有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在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國中，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不能說是不多了。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如果不重視仁義，而把利益放在前頭，那每個人不爭到手，是不會滿

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註】一、饜：滿足。

足的。從來沒有一個重視仁德，而遺棄他的父母親的人；也從來沒有一個遵循道義，而將君王置之不理的人。所以君王只要講求仁義就可以了，何必強調利益呢？

02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註】一、麋：讀迷，大鹿。

孟子拜見梁惠王，當時惠王正好站在沼澤邊，觀賞著那些大鴻小雁、大鹿小鹿。對孟子說：「有賢德的人，也喜歡觀賞這些東西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孟子回答說：「具有賢德的人，才能喜歡享受這些東西；沒有賢德的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註】一、靈臺：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

二、亟：急。

三、麀：讀優，母鹿。

四、濯濯：肥胖而光華的樣子。

五、鶴鶴：羽毛潔白的樣子。

六、牣：讀認，滿也。

人，雖然擁有這些東西，也享受不到。

《詩經．大雅．靈臺篇》說：『周文王開始籌建靈臺，正在測量、計劃時，百姓聽到消息，趕緊前來幫助，不到幾天就完成了。文王雖不急完成，百姓卻相擁自願前來。文王來到靈臺，靈園內的母鹿悠然伏在地上，長得十分肥美光澤，白鳥羽毛潔白，身體肥澤。文王來到沼澤旁，滿池的魚兒活潑地跳躍著。』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文王用百姓的勞力，建造靈臺沼澤，然而百姓感到非常歡樂。稱這臺為靈臺，稱這沼澤為靈沼，因其能觀賞大鹿小鹿，以及沼澤中的魚鱉，感到快樂。古時的國君，都能與人民同樂，所以能得到歡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尚書・湯誓篇》說：『這如烈日的暴君，何時才會滅亡呢？我寧願與你一起滅亡。』人民怨恨君王，寧願一起同亡，雖然擁有壯觀的池臺和鳥獸，怎能獨自快樂享受呢？」

03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註】一、河內：指黃河以北，今河南省沁陽、濟源、博愛一帶。

二、河東：指黃河以東，今山西省西南部。

梁惠王說：「我對於治理國家，可以說盡心盡力了。河內發生饑荒的凶年，就將那裡的災民移往河東，又將河東的粟糧移往河內。當河東發生饑荒的凶年時，我也是這樣的做法。我觀察鄰國君王的政事，沒有比我更用心執政的。然而鄰國的百姓，不見得減少；我國的百姓，也不見得增多，這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孟子回答說：「君王喜歡打戰，就讓我拿戰爭來作比喻吧！當戰鼓咚咚響起，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士兵因戰敗丟棄盔甲，帶著兵器逃走。有人逃到百步而停止，有的逃了五十步就停止。那逃五十步的人，譏笑那逃百步的人膽小，您認為如何呢？」

惠王說：「不可以譏笑，只不過還跑不到百步，也是一樣逃走呀！」

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註】一、數罟：密網。

二、洿池：深而廣的水池。洿，讀屋部。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說：「君王既然懂得這個道理，就不必盼望您國家的人民，要比鄰國多了。治理國家，只要不剝奪農民耕作的時間，那穀糧就吃不完了；不拿過細的魚網到池中捕魚，那魚鱉等水產就會吃不完了；砍伐山中的林木有定時，那材木就用不完了。

穀糧和魚鱉水產吃不完，材木用不完，如此可使人民供養生人、安葬死者，不會感到遺憾了。養育生

人、安葬死者，都沒有不足之處，這就是王道的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在五畝大的住宅旁，能種植桑樹，那五十歲的人就有絲綿衣服可穿了。雞和豬狗等家畜，不要耽誤其繁殖與飼養的時間，那七十歲以上的人，就有肉可吃了。百畝的土地，能適時耕種，那數口的家庭，就可以不鬧饑荒了。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

謹慎地辦好學校教育，反覆地闡揚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道理，那頭

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註】一、庠序：古代地方所設的學校。

二、莩：讀縹，餓死的人。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髮頒白的老人家，就不必再負戴重擔，行走於道路上了。七十歲以上者可穿絲帛衣服，而且有肉可吃，百姓不遭受饑寒之苦，然而還不能行王道於天下的，是不可能有的事情。如今狗和豬吃人類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餓死的屍體，還不知道打開倉庫去賑災。

人民餓死了，卻說：『那不關我的事，是凶年造成的。』如是與拿兵器刺死人，卻說：『這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什麼不同

呢？君王只要您不歸罪於饑荒凶年，這樣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投奔到您這裡了。」

04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梁惠王對孟子說：「我願意高興地承受您的教導。」

孟子回答說：「用木棍和用刀子殺人，有沒有不同呢？」惠王說：「沒有不同。」

孟子又問說：「用刀子和用暴政殺人，有沒有不一樣呢？」惠王說：「沒有不同。」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孟子說：「廚房藏有肥肉，馬廄養有肥馬。百姓卻受到饑餓，郊野有餓死的屍體，這就等同於率領野獸去吃人。野獸互相殘食，人們尚且憎惡其行為，身為人民父母的執政者，施行政事時，不能免於類似率獸吃人的行為，那麼，他們身為人民父母的意義何在呢？

孔子說：『第一個製作殉葬木偶的人，應該沒有後代了吧！』這是由於用像人形的木偶殉葬，使孔子深

【註】一、仲尼：稱孔子的字。

二、俑：古代陪葬用的土偶、木偶。

05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註】一、長子：指梁惠王的長子，史書稱為太子申。梁惠王三十年，魏以龐涓為將，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以田忌為將，以孫臏為師，直擊魏都安邑。魏一

感厭惡痛絕，有感而發。照這樣看來，又怎麼可使百姓受饑餓而死呢？」

梁惠王對孟子說：「當今天下沒有比晉國更強大的了，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自從我繼承王位，東邊被齊國打敗，我的大兒子也戰死了；西邊喪失了七百里的土地給了秦國；南邊又被楚國所羞辱。我對此深以為恥辱，我希望能替那些為國犧牲的人，徹底地報仇雪恥，要如何才能做得到呢？」

方面以太子申為上將軍發兵禦敵，一方面急調龐涓之軍回國，共同抗齊。孫臏將龐涓誘至馬陵，萬箭射殺，魏軍大亂，龐涓自刎而死，齊軍乘勝追擊，魏大敗，太子申被擄殺死。此事即文中「東敗於齊」。

二、西喪地於齊七百里：馬陵一戰後，魏國國勢漸衰，迫使魏國獻出河西之地，以及上郡十五個縣，約七百里地。

三、南辱於楚：西元前三二四年，魏被楚將昭陽擊敗於襄陵，魏國失去八邑。

四、洒：洗刷。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孟子回答說：「只要擁有方圓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實行王道。君王如果能夠對百姓施行仁政，廢除嚴刑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一、易耨：及時除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

峻罰，減免苛捐雜稅，鼓勵農民深耕土地，清除雜草；對於年輕力壯的人，在農閒的時候，施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師長，與人有信的教育，使其在家能侍奉父兄，出外能侍奉長上。如此就可使他們持木棍，也足以打敗秦、楚兩國，身穿堅甲，手持利器的軍隊。

那些國家的君王，剝奪農民耕作的時間，使百姓不能耕作來養活父母；使他們的父母受凍挨餓，使他們的兄弟妻子分崩離散。那些君王

勿疑。」

06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註】一、梁襄王：（？至西元前三一九年）名赫，梁惠王的兒子，太子申之弟，魏還都大梁後，始立為太子，惠王在改元十六年後死亡，由他繼位為襄王。

二、卒然：突然。

陷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君王領軍前往征伐，有誰敢與君王對敵呢？所以說：『施行仁政的人，天下無敵。』君王請您不用再懷疑了！」

孟子拜見梁襄王。出宮之後，告訴人家說：「遠遠望去不像為人君王的樣子，靠近他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地方。見面之後，突然問我說：『要怎樣做才能使天下安定呢？』

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我回答說：『天下安定在於統一。』他接著又問說：『誰能統一天下呢？』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我回答說：『不喜歡殺人的君王，就能夠統一天下。』他又問說：『誰會來歸附他呢？』

對曰：『天下莫能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我回答說：『天下沒有不歸附他的。君王您知道禾苗的成長嗎？在七八月間，一旦發生旱災，禾苗就會枯萎了。此時天上忽然烏雲密

【註】一、浡然：興起的樣子。浡，讀伯。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註】一、人牧：治理百姓的人，指國君。
二、由：同猶。

佈，下起傾盆大雨，那禾苗就會勃然生長了。這樣的情形，有誰能夠阻擋呢？

現在世上身為君王的人，沒有不喜歡殺人的。如果有不喜歡殺人的君王，那麼天下的百姓，都會伸長脖子，渴望這樣的君王前來解救。如果真能做到，那麼百姓都會前來歸附，好比水向低處流一樣，氣勢豐沛澎湃，有誰能阻擋得了呢！』」

07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註】一、齊宣王：（？至西元前三〇一年）姓田名辟疆，齊威王之子，西元前三四一年大敗魏軍於馬陵。西元前三一四年，乘燕國內訌時，攻入燕國都城。此時秦國改革之後，在西方崛起，齊國雄踞東方。宣王招誘游說之士，都賜給房屋、俸祿，使不治國政而議論。齊國成為文人薈萃、學術昌盛之地。

二、齊桓：（西元前六八五年至前六四三年在位）指齊桓公，春秋時齊國的國君，姓姜名小白，是春秋時第一個霸主。

三、晉文：（西元前六三六年至前六二八年在位）指晉文公，春秋時晉國的國君，

齊宣王問孟子說：「您可以將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的事蹟，講給我聽聽嗎？」

姓姬名重耳，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孟子回答說：「孔子的學生，沒有一人講述過齊桓公和晉文公的霸業之事，所以後世不曾傳述下來，我不曾聽說過。如果一定要我說，那就談談王道好嗎？」

齊宣王問說：「要具備怎樣的德行，才能夠施行王道呢？」孟子回答說：「能夠以保護民眾的方法去實行王道，那就沒有人可以抵擋得了的。」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

齊宣王又問說：「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做到保護百姓嗎？」孟子答說：「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

齊宣王又問說：「您憑什麼說我可以做到呢？」

曰：「臣聞之胡齕（讀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

【註】一、胡齕：戰國時齊人，為齊宣王的近臣。

孟子答說：「我聽您的近臣胡齕說：『有一次君王坐在堂上，有個人牽牛經過堂下，君王看到後問說：「牽牛要去哪裡呢？」那人回答說：「要牽去殺了以祭鐘。」

二、釁鐘：新鐘鑄成，殺牲取血塗於鐘的孔隙，用來祭祀。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註】一、觳觫：讀胡訴，因恐懼而戰慄的樣子。

君王說：「放掉牠吧！我不忍心看到牠嚇得顫抖的樣子，如此沒有罪過就去送死。」那人回問說：「那麼是否要廢止祭鐘的儀式呢？」君王說：「怎可廢止祭鐘的儀式呢？就拿羊去替換吧！」不知是否有這回事呢？』」齊宣王說：「有這回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註】一、褊：讀扁，狹小。

孟子說：「就憑這樣的善心，就足以施行王道了。然而百姓都以為君王吝嗇，我本來就知道，這是君王您是於心不忍啊！」

宣王說：「你說得對，如果像百姓所想的，齊國的地方雖然不大，我也不致於吝嗇到捨不得一頭牛呢？就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牛嚇得發抖的樣子，這樣毫無罪過就讓牠去送死，所以才拿羊去代替。」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孟子說：「您不要怪罪百姓，以為君王是吝嗇。拿小羊去替代大牛，那百姓怎會知道您的用意呢！您要是憐憫牠，無罪而無緣無故去送死，那殺牛和羊，又有什麼分別呢？」

齊宣王笑著說：「這是什麼居心呢？我並非是吝惜錢財，才以羊去替代牛。難怪百姓要說我是吝嗇了。」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說：「這沒關係的，此正是仁愛之道，只是您只看到牛，沒有看到羊而已。一個具有仁心的君子，對於禽獸，看到牠們活生生地生長，就不忍心看到牠們死去；聽到牠們哀號的慘叫聲，就不忍心吃牠們的肉。所以有仁德的君子，總是遠離宰殺牲畜的廚房。」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齊宣王聽了，高興地說：「《詩經・小雅・巧言篇》說：『別人心中所想，我能猜中它。』這句話好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註】一、忖度：猜測。
二、戚戚：心有所感動。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像是對您說的。我做了這件事，反覆思索，卻得不到結果。經先生這麼一提醒，卻讓我心中有所感觸。然而這種心地，卻能合於行王道，這是為何呢？」

孟子說：「有人向君王稟告說：『我的力氣足以舉起三千斤的東西，卻不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視力足以看清楚秋天羽毛的末梢，卻看不到一大車的柴薪。』君王您能同意這樣的說法嗎？」齊宣王說：「我不能同意。」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而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緊接著說：「如今君王的恩澤，足以照顧禽獸，然而百姓卻不能感受到，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如此看來，一根羽毛拿不起來是因不願意用力去拿；一大車的柴薪看不到，是因不願意用眼去看；百姓看不到被保護，是因不願意廣施恩澤。所以君王之所以不能行王道，是不願意去做，並不是不能做呀！」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註】一、太山：即泰山。
二、北海：即渤海。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齊宣王問說：「不願意做和不能做的情形，有什麼不同嗎？」

孟子說：「要一個人將泰山挾在腋下而跳過北海，他告訴人說：『我不能做到。』這的確是不能做到。幫助老人家折一樹枝，他告訴人說：「我不能做到。」這是他不願意做，不是不能做。

所以君王不能實行王道，並不是屬於腋下挾著泰山，而跳過北海之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註】一、刑于寡妻：刑，是典型、模範。寡

的事。君王之所以不能實行王道，是屬於替老人家折樹枝之類的事。尊奉我家的長輩，藉以推廣及於尊奉他家的長輩；愛護自家的幼童，藉以推廣及於愛護他家的幼童，那麼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運轉一樣容易。

《詩經・大雅・思齊篇》說：『在家能成為妻子的模範，甚至於兄弟的模範，再加以推廣必可治國安邦。』就是說，以這仁慈的心，加在別人的身上而已。因此可見，能

妻，君王或諸侯謙稱自己的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註】一、權、度：指衡量事情的輕重、長短、好壞。

推廣恩澤，就可以保有天下；不能推廣恩澤，連自己的妻子都保護不了。

古代的聖王明君，之所以大過於常人的，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善於推廣恩澤而已。如今君王的恩澤，足以照顧禽獸，然而其恩澤卻不能照顧百姓，這是什麼原因呢？事情經權衡之後，才知道輕重；經過度量之後，才知道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註】一、構怨：結怨。

凡是事物都是這樣，對於心的權量，更是如此，君王請您多加考量。難道君王一定要興師動眾，使您的臣下和將士，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和諸侯結下深仇大恨，然後心中才會感到快樂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齊宣王說：「不，我對這怎會有快樂呢？我只是藉此來追求想要的東西。」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孟子問說：「君王所想要的東西，可以講給我聽聽嗎？」齊宣王只是笑一笑，卻不回答。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註】一、便嬖：君王左右被寵愛的人。

孟子說：「是為了肥甘的食物不夠好吃嗎？或者輕暖的衣服不夠舒適呢？或者是文采美色不夠好看呢？或者是聲音不夠美妙悅耳呢？或者是侍奉的寵臣不夠役使呢？君王您面前的諸臣，都已足夠供您役使，您難道是為了這些嗎？」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註】一、莅：讀力，臨也。

齊宣王說：「不是。我不是為了這些。」

孟子說：「那麼君王您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就可以知道了。您就是想要擴張國土，使得秦國及楚國等大國，都前來朝見您，然後統治整個中國，安撫四方邊遠地區的部族。但以您現在的所作所為，追求您想要得到的東西，就如同爬到樹上去抓魚一樣。」

王曰：「若是其甚與？」

齊宣王說：「這事情有像您說的那麼嚴重嗎？」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說：「恐怕還會更嚴重呢！爬到樹上抓魚，雖然抓不到魚，也不會有後患。以君王您現在的作為，追求您想要的東西，要是盡心盡力去做，必然會留下後患。」

曰：「可得聞與？」

齊宣王問說：「可以說來聽聽嗎？」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註】一、鄒：當時的邾國，國土很小，在今山東省鄒縣東南的邾城。

二、楚：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

孟子說：「如果鄒國人和楚國人開戰，那君王您認為誰會打勝戰呢？」齊宣王說：「當然楚國人會打勝戰。」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註】一、彊：同強。

孟子說：「如此說來，小國本來就無法抵擋大國，少數人本來就無法抵擋多數人，勢力弱的本來就無法抵擋勢力強的。現在天下擁有千里見方土地，一共可分為九塊，齊國佔有九分之一，拿九分之一的地方，要去征服九分之八的地方，這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註】一、愬：讀訴，即訴苦。

和鄒國去與楚國敵對，有什麼不同呢？您為何不回到根本的問題去解決呢！

現在君王您發佈命令，施行仁政，使天下想當官的人，都願意到您的朝中來當官，農夫都願意到您的田地來耕作，做生意的人都願意到您的市場來經商，旅遊的人都願意到您的國土來遊歷，天下那些不滿意君王的臣僚，都願意到您這裡申訴。要是君王能做到這樣，有誰能跟您敵對呢？」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齊宣王說：「我的頭腦已昏憒，不能施行這樣的仁政。希望先生您能輔助我實現我的心願，明確地教導我。我雖然缺乏才華，請讓我試試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孟子說：「沒有固定的產業，而能持有恒心的，只有有志之士才做得到。如果一般的百姓沒有固定的產業，就不會有恒心。如果沒有恒心，就容易恣意妄為，不守法紀，胡作非為，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註】一、恒產：可以維持生活的固定財產。
二、放辟邪侈：放縱邪慾違法亂紀。
三、罔：陷害。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等到犯了罪，然後再對他施加刑罰，這如同設下羅網來陷害百姓。怎麼會有仁慈的國君，卻可以做出陷害百姓的政策呢？

所以賢明的君王，規定百姓的產業，一定要使他，對上足以事奉父母，對下可以養護妻子；遇上好年歲，可使一家終身飽，遇到凶年饑荒，也不至於餓死。然後要求他們走向行善的道路，因此百姓也就容易聽從了。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註】一、贍：讀善，足夠。

現在規定百姓的產業，上不足以事奉父母，下不足以養護妻子；在好年頭，終身還過著辛苦的日子，遇到凶年饑荒，難免要餓死。如此連救濟死亡都來不及了，那裡還有多餘的時間，去講究禮義呢？君王想要統一天下，為何不向根本去探討呢！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在五畝大的住宅旁，能種植桑樹，五十歲的人就有絲綿的衣服可穿；飼養雞豬狗等家畜，不要耽誤其繁

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殖養育的時間，七十歲的人就可以吃肉了；百畝的土地，不要剝奪農人耕作的時間，那一家八口，就可以不挨餓了；

謹慎地辦好學校教育，反覆闡揚孝悌的要義，那頭髮頒白的老人，就不必再負戴重物，行於路上了。老人有絲綿衣服可穿，有肉可吃，百姓不受饑寒之苦，然而不受百姓擁戴，以實現王道的，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

卷上—梁惠王下

08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註】一、莊暴：戰國時齊人，事齊宣王，擔任大夫的職務。

莊暴見到孟子說：「齊宣王召見我，並告訴我，他喜歡音樂，我當時並沒有回答。」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接著又問說：「君王喜好音樂，到底是應該還是不應該？」孟子說：「齊王要是非常喜好音樂，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後來有一天，孟子被齊宣王召見時，說：「君王曾經對莊暴說，您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

喜歡音樂，有這樣的事嗎？」

齊宣王聽了之後臉色都變了，說：「我並非喜歡，先代帝王所遺留下來的古樂，只不過是世俗的一些音樂罷了。」

孟子說：「君王您要是喜好音樂，那麼齊國就能治理得差不多了。現今世俗的音樂，和古代的音樂，都是一樣的。」齊宣王問說：「可以說來聽聽嗎？」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孟子說：「一個人獨自享受音樂的樂趣，與和他人共同享受音樂的樂趣，哪一種比較快樂呢？」齊宣王說：「獨自享樂的快樂，不如與他人共同享樂。」

孟子說：「與少數人享受音樂的樂趣，和與多數人享受音樂的樂趣，哪一種比較快樂呢？」齊宣王說：「與少數人同樂，不如與多數人同樂。」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註】一、管籥：古管樂器名。籥，似笛而短小。
二、舉：皆。
三、疾首蹙頞：疾首，是頭痛。蹙頞，是皺眉頭表示憂愁。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

孟子接著說：「請讓我為君王談談享受音樂的樂趣吧！如果現在君王在此，觀賞鼓樂的表演，百姓聽到君王鐘鼓的聲音，以及簫管吹出的曲調，大家都皺著眉頭，痛苦地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喜好鼓樂，為何將我們逼到這種地步呢！父子互相不能見面，還弄得兄弟分開妻離子散。』

現在君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君王您的車子和馬的聲音，看到美麗旗

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噈的羽毛裝飾，大家都皺著眉頭，痛苦地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喜好打獵，為何將我們逼到這樣的地步呢！父子互相不能見面，還得兄弟分開妻離子散。』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不與百姓同享歡樂而已。

如果現在君王在此，觀賞鼓樂的表演，百姓聽到君王鐘鼓的聲音，以及簫管吹出的曲調，大家都歡欣喜悅，面帶笑容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一、羽旄：鳥羽和旄牛尾，古人用為旗幟的裝飾，此指旗幟。

能演奏鼓樂呢？』

現在君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君王您的車子和馬的聲音，看到美麗旗幟的羽毛裝飾，大家都歡欣喜悅，面帶笑容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能打獵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能與百姓同享歡樂而已。現在如果君王能與百姓同享歡樂，那就能實行王道了。」

09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齊宣王問孟子說：「聽說周文王飼養禽獸的園林，大約有七十里見方，有這回事嗎？」孟子回答說：「在古書上有如此的記載。」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

齊宣王說：「真的有這麼大嗎？」孟子說：「百姓還認為太小了。」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齊宣王說：「我的園林，才四十里見方，百姓還認為太大了，這是為什麼呢？」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註】一、芻蕘者：割草砍柴的人。蕘，讀饒。
二、雉兔者：打野雞捉野兔的人。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孟子回答說：「周文王的園林，有七十里見方之大，割草及砍柴的人，可以到那裡去；打野雞捉野兔的人，可以到那裡去，周文王與百姓共同享有園林的利益，百姓認為太小了，難道不恰當嗎？

我剛踏入您的邊境，先打聽貴國有哪些重大的禁令，然後才敢進入國境。我聽說在城外的郊關那裡，有一處四十里見方的園林。射殺園內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殺人罪。這就

10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註】一、葛：指葛伯乃葛國的國君，是商臨近的小國，在今河南省寧陵北十五里處。

二、昆夷：又稱混夷，周朝初年，西戎的

等於在國中，設下一個四十里見方的陷阱，來坑害百姓，百姓認為園林太大了，難道不恰當嗎？」

齊宣王問孟子說：「與鄰國打交道有好方法嗎？」

孟子回答說：「有的。只有懷有仁德的君王，才能以大國去侍奉小國，所以商湯侍奉葛伯，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明智的君王，才能以小國去侍奉大國，所以周太王古公亶父侍奉獯鬻，越王勾踐侍奉吳王

國名。

三、大王：周文王的祖父，武王追為太王，即古公亶父。

四、獯鬻：讀勳育，是當時北方少數民族。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夫差。

以大國去侍奉小國的，是樂享天命的君王；以小國去侍奉大國的，是畏懼天命的君王。樂享天命的君王，能保有天下；畏懼天命的君王，能保有他的國家。《詩經・周頌・我將篇》說：『敬畏上天的威嚴，才能時時保有他的國家。』」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齊宣王說：「這話說得太好了！但我有個毛病，我喜好勇敢。」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孟子回答說：「我請求君王不要喜好小勇。有一種人，手持佩劍，怒目看著人說：『他怎麼敢抵擋我呢？』這種人是逞匹夫之勇，只能敵擋一個人而已。君王請把您的勇敢擴大一些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

《詩經・大雅・皇矣篇》說：『周文王對於密須國人的侵略暴行，勃然大怒，立刻整備軍隊，阻止其攻

而安天下之民。

【註】一、赫斯：發怒的樣子。

二、遏徂：阻止前往。

三、莒：古國名，在今山東省莒縣，於西元前四三一年被楚國消滅。

四、篤、祜：篤，增厚。祜，讀護，福澤。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打莒國，以增添周朝的福祉，並回應天下人的期待。』這就是周文王的勇敢。周文王一震怒，就可以安定天下的百姓。

《尚書‧周書‧泰誓篇》讚歎周武王說：『上天降下百姓，並降武王為百姓的君王，並為百姓的導師。只是說派他來幫助上帝，來關愛四方的百姓，百姓有罪無罪，只要有我在，天下有誰敢越軌作亂呢？』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註】一、衡行：橫行霸道。

只要有一個人敢在天下橫行霸道，武王便認為是自己的恥辱，這就是周武王的勇敢。周武王也是只要一發怒，就能夠安定天下的百姓。現在君王也能一發怒，就能安定天下的百姓，百姓還惟恐君王您不喜好勇敢呢！」

11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齊宣王在雪宮接見孟子。齊宣王問說：「賢德的人也有這種快樂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註】一、雪宮：齊宣王的離宮，古代帝王在外地臨時居住的宮室。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回答說：「有的。人們得不到這種快樂，就會埋怨他們的君王。得不到快樂就埋怨君王，是不對的；但做為人民的君王，而不能與人民同享快樂，也是不對的。

君王把人民的快樂，當做自己的快樂；人民自然也會把君王的快樂，當作自己的快樂。君王把人民的憂愁，當做自己的憂愁；人民自然會把君王的憂愁，當做自己的憂愁。能與天下百姓同快樂，能與天下百

姓同憂愁，如此的君王，還不能行王道於天下的，是沒有的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註】一、齊景公：春秋時齊國的國君，西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〇年在位。

二、晏子：春秋時齊國的賢相，姓晏名嬰。

三、轉附、朝儛：皆是山名。

四、琅邪：山名，在今山東省諸城縣東南。

從前，齊景公向晏子問說：『我想要到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觀光，然後沿著海岸向南走，直達琅邪邑，我要怎樣做，才能和先代的聖王一樣觀光呢？』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晏子回答說：『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天子到諸侯國去巡視，叫做巡狩。所謂的巡狩，就是巡視諸侯守護的國家。諸侯到天子的朝廷去覲見，稱為述職。所謂的述職，就是敘述自己所負的職守。沒有不結合工作去進行的。春天視察耕種，趁此補助農戶農具、種子的不足；秋天視察收割，藉此補助農戶勞力、口糧的不足。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註】一、豫：歡樂。

夏朝的俗語說：「我們的君王不出來旅遊，我們怎能休息呢？我們的君王不出來玩樂，我們怎能得到補助呢？天子的每次出遊或玩樂，都是可為諸侯學習的法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註】一、睊睊：讀倦倦，懷恨在心側目而視的樣子。

二、胥讒：滿腹都是怨言。

現在就不同了，天子帶著軍隊，勞師動眾，地方要供給糧食，使饑餓的人更得不到食物，勞動的人更得不到休息，人民側目仇視，怨聲載道，逼得人民只好為非作歹。這樣的出遊，既違背天意，又虐待

三、慝：讀特，惡也。
四、方命：違背天命。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

百姓，如同流水席般的大吃大喝，使得百姓的生活顛沛流離，到處流亡，這是身為諸侯所應該憂慮的。從上流放舟往下而忘記返回，叫做流；從下流挽舟向上而忘了返回，叫做連；樂於打獵從不厭倦，稱為荒；樂於酗酒而沒有節制，稱為亡。古代聖王從沒有流連的享樂，也沒有荒亡的行為。這些作為，就要看君王自己選擇了。』景公聽了非常高興。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註】一、大戒：充分的準備。

二、太師：古代的樂官。

三、徵招、角招：徵與角是古代宮商角徵羽等五音中的兩個。招同韶，樂曲名。

四、畜：制止。

12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景公做好許多準備，然後自己搬到郊外去住，於是開始施行仁政，打開倉庫分發糧食，賑濟不足的貧民。又叫來太師說：『為我創作君臣相互喜悅的音樂。』這就是現今《徵招》、《角招》音樂的由來。那詩詞上說：『制止君王縱慾，有何過錯呢？』制止君王縱慾，正是愛護君王啊！」

齊宣王問說：「許多人都建議我要拆掉明堂，是要拆掉對呢？還是不

【註】一、明堂：天子為召見諸侯而設的建築，這裡是指泰山明堂，至漢代還有遺址。

拆對呢？」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孟子回答說：「談到明堂，那是先代君王接見諸侯，發布命令的殿堂。君王想要推行王政，就不能拆掉它。」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齊宣王說：「要如何推行王政，可以說來聽聽嗎？」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

孟子回答說：「當時周文王治理西岐的時候，對耕農只抽九分之一的稅，當官的人世代有俸祿，關口和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註】一、岐：地名，在今陝西省岐山一帶。

二、耕者九一：指井田制。把耕地劃成井字形，每井九百畝，周圍八家各一百畝，為私田，中間一百畝屬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種，收入歸公家，所以叫九一稅制。

三、譏：稽查。

四、澤梁：在水流中攔魚的設施。

五、孥：妻子兒女。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

市場只維持秩序，而不課稅，湖泊沼澤捕魚不被禁止，處罰罪犯不及其妻子。年老而無妻室稱為鰥，年老而無丈夫稱為寡，年老而無子女稱獨，幼年而沒有父親稱孤。

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天下最窮苦而沒有依靠的人。周文王發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首先考慮他們。《詩經‧小雅‧正月篇》說：『可

【註】一、哿：讀葛，可以。
二、煢：讀窮，孤單。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以好好過日子的富人，最可憐的是這些孤獨無依的人。』」齊宣王說：「這話說得很好！」

孟子說：「君王如果覺得這話說得好，為什麼不去實行呢？」齊宣王說：「我有個缺點，我喜歡財物。」

孟子回答說：「從前公劉也喜歡財物，《詩經・大雅・公劉篇》說：『要把倉庫堆積得滿滿的，把乾糧包裹得好好的，把囊袋全都裝滿

【註】一、公劉：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一世祖，自幼生長於戎狄，復修后稷之業，相地耕種，百姓追隨者眾多，周代之興，始於公劉。

二、餱糧：乾糧。

三、橐、囊：都是盛物的東西。橐大囊小。橐，讀駝。

四、思戢用光：思，語氣詞。戢，同輯，和睦。用光，因而發揚光大。

五、干戈戚揚：四種兵器。

了，致力於安撫百姓，使國運能光明昌盛。把弓矢干戈等兵器都準備好，然後才可以動身遷居到豳（讀賓）地去。』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所以定居不搬遷的人，穀糧堆積滿倉庫，搬遷移居的人，帶著足夠的乾糧，然後才可以動身遷移。君王如果喜好財物，能與百姓共同享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註】一、古公亶父：即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
二、滸：水邊。
三、胥宇：視察房屋。

用，對於施行王政有何困難呢？」

齊宣王說：「我有缺點，我喜歡女色。」

孟子回答說：「從前周太王古公亶父，也喜好女色，寵愛他的妃子太姜。《詩經・大雅・綿篇》說：『古公亶父為了建立家庭，一大早就騎著駿馬，沿著西河的水邊，一直來到岐山下，還有姜女陪同，來視察居住的房子。』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註】一、怨女：未出嫁的老處女。
二、曠夫：未娶妻的單身漢。

13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在那個時候，在閨房內沒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在外沒有娶不到妻子的男人。君王如果喜好女色，能考慮到百姓的婚配，那麼施行王政有何困難呢？」

孟子對齊宣王說：「君王有位臣子，將他的妻子託付於朋友，自己到楚國去遊歷，等到他回來時，如果妻子受凍挨餓，那要如何處理呢？」齊宣王說：「和他斷絕朋友關係。」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註】一、士師：司法官。

孟子問說：「如果獄官不能管理他的屬下，那要怎樣處理呢？」齊宣王說：「將他罷免。」孟子又問：「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治理好，要如何處理呢？」齊宣王回頭看看左右官屬，談其他的問題。

14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註】一、故國：歷史悠久的國家。

孟子晉見齊宣王說：「我們常說的歷史悠久的國家，並不是說其國有高大的樹木，而是說有歷代功業彪炳的老臣。君王現在沒有親信的臣子，以前所任用的臣子，如今都不

二、喬木：高大的樹木。
三、世臣：世代建立功勳的大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知到哪裡去了。」

齊宣王說：「我要如何辨識他無才能而不任用呢？」

孟子說：「國君要進用賢才，如果不得已要選用新秀，可能進用地位低的超越地位高的，關係疏遠的超過關係親密的，這樣的事情能不謹慎嗎？如果左右的人都說是賢能，不足為憑；眾大夫都說是賢能，也不足為憑；全國的人都說是賢能，然後再加以觀察。發現他真的賢

能，然後再任用他。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的人都說不可用，不可聽信；諸位大夫都說不可用，也不可聽信；全國的人都說不可用，然後加以觀察，確定他不可用，然後再解去他的職務。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其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左右的人都說可殺，不可聽信；諸位大夫都說可殺，也不可聽信；全國的人都說可殺，然後加以觀察，確定可以殺，然後再將他殺掉。所以說是全國人都想要殺的人。能夠

15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註】一、湯放桀：桀為夏朝最後一個君王，暴虐無道。據說商湯滅夏後，將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縣一帶）。

二、武王伐紂：紂王為商朝最後一個君王，昏亂殘暴，周武王起兵討伐，滅掉商朝，紂王自焚而死。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做到這樣，然後才可以真正成為人民的父母。

齊宣王問孟子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征伐商紂，有這樣的事嗎？」

孟子回答說：「在史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曰：「臣弒其君，可乎？」

齊宣王問說：「為人臣子殺死他的君王，可以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答說：「傷害仁德的人，稱為賊；傷害道義的人，稱為殘。行為殘賊的人，稱為獨夫，我只聽說周武王殺了一獨夫商紂，沒有聽說殺了他的君王。」

16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孟子拜見齊宣王時說：「君王要建立一座大宮殿，就一定要派工師去尋找大木料；工師能尋得大木料，君王就高興，以為工師能勝任此職

矣。

【註】一、工師：管理各種工匠的官員。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註】一、鎰：二十四兩為一鎰，有說二十兩者。

務。一旦工匠將木料截斷變小了，那君王就會生氣，以為他不能勝任此職務。

有一個人，從小就學習一種技能，長大後想要去實踐，君王對他說：『你暫且放下所學會的技能，來聽從我的。』這將會如何呢？現在這裡有一塊璞玉，雖然價值連城，也要找玉匠來雕琢加工。至於治理國家，卻說：『暫且放下你所學習的，照我的意思去做。』這和要玉匠照著您的意思，去雕刻玉石，有

17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災，取之何如？」

【註】一、齊人伐燕：西元前三一五年（齊宣王五年），燕王噲將其國讓給相國子之，國人不服氣，國內一片混亂，齊宣王趁機進攻燕國，很快就取得勝利。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

何不同呢？」

齊國人攻打燕國，並打了勝戰。齊宣王問說：「有人勸我不要併吞燕國，有人勸我要併吞它。以一個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攻打另一個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五十天便打下了，光憑人力是不能做到如此的，不併吞的話，違反天意必招來天災，我想併吞燕國，你看如何呢？」

孟子回答說：「如果併吞而使燕國

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的人民高興，那就併吞。古代先王有這樣做的，就是周武王。併吞燕國而使得其人民不高興，就不要併吞，古代先王有這樣做的，就是周文王。以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攻打另一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人民用簞盛著飯，用壺盛著酒漿，前來迎接君王的軍隊，難道有別的原因嗎？還不是為了要避開，水深火熱一般的暴政統治而已。如果使他們感到水更深、火更熱的災難，那只好再向他國求救了！」

18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齊國人攻打了燕國，並併吞它，其他的諸侯正在商議救援燕國。齊宣王問說：「諸侯國大多謀劃，要來攻打我，我要如何去對付他們呢？」

孟子回答說：「我聽說擁有七十里地，就能夠統一天下的，商湯便是，從沒有聽說，擁有千里國土，能夠讓人起畏懼的。

《尚書》說：『商湯征伐，從葛國開始，天下的人都信任他。當他向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東面征伐時，西面各族百姓都埋怨；當他向南面征伐時，北面各族百姓都埋怨。都說：「為什麼將我們放在後面呢？」』

人民盼望他，有如遇到大旱時，盼望烏雲及虹霓出現一樣。義軍所到之處，市場的交易不停止，農夫照常耕田，僅僅誅殺殘害人民的暴君，對人民卻加以安撫慰問，使他們有如久旱遇甘霖的感覺，人民心中非常高興。《尚書》中說：『盼望我們的君王，君王一到，我們就

可以生存下去了。』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現在燕王虐待他的人民，君王您前往征伐，人民以為您將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所以準備飯菜酒漿，來迎接君王的軍隊。如果殺掉他們的父兄，俘擄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奪走他們傳國的寶器，那怎麼可以呢？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天下的諸侯本來就懼怕齊國的強大，現在土地又增加一倍，卻不去施行仁政，是會挑動天下軍隊，一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19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註】一、鬨：爭吵、交戰。

二、穆公：即鄒穆公，孟子是鄒國人，因

齊來對付您。君王趕快發佈命令，把俘擄的老人和小孩送回去，停止運走燕國的寶器，和燕國的百姓共同商議，擁立新君而後離去，那還可以阻止各諸侯的興兵。」

鄒國與魯國交戰，鄒穆公問孟子說：「在戰爭中，我國的官兵戰死的有三十三人之多，然而人民卻沒有一人為他們而死。要是將這些人殺掉，殺也殺不盡；要是不殺，他們仍是仇視長官，任其戰死而不加援救，要怎麼辦才好呢？」

此穆公問他。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註】一、幾：讀機，接近。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

孟子回答說：「在災荒饑寒的凶年，君王的百姓，老弱者大量死亡，輾轉拋棄在山溝裡；年輕力壯者四處流散，有近千人之多，然而君王的倉糧卻是滿滿的，國庫非常充足。有關的官員，卻不敢將實情告訴君王，居高而傲慢，不但不關心百姓疾苦，還要殘害他們。

曾子說：『要警惕啊！要警惕啊！你怎樣對待他人，他人也會這樣對待你。』從今以後鄒國的百姓，有

親其上，死其長矣。」

機會報復官吏了，君王也不必怪罪他們。君王只要您能實行仁政，那麼百姓就會敬愛君王和長官，並願意為他們犧牲生命了。

20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註】一、滕文公：滕國的國君。滕，古國名，周武王封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地，姬姓，在今山東省滕縣西南，於西元前四一四年被越國所滅。復國後，又被宋國所滅。

滕文公問孟子說：「滕國是個弱小的國家，處在齊國和楚國二大國之間，要侍奉齊國好呢？還是侍奉楚國好呢？」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

孟子回答說：「這是有關國家大事的謀略，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可為也。」

的。如果萬不得已要我說，有這麼一個辦法：加強挖深護城河，加強鞏固城牆，和百姓同心，共同守護防衛，百姓能犧牲生命也不離開，這樣還是有希望的。」

21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註】一、薛：國名，其地在今山東省滕縣東南，戰國初期為齊所滅，後為權臣田嬰和田文的封地。

滕文公問孟子說：「齊國人要在薛地加固城牆，我感到非常害怕，您看要如何才好呢？」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孟子回答說：「以前周朝的太王古公亶父，居住在邠（讀賓）地，狄

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註】一、邠：地名，在今陝西省郴（讀嗔）縣。

人去侵犯他，他便遷離邠地，到岐山下定居。他並非事先選好地方，再作為定居之地，實在是不得已才遷移的。如果能實行仁政，後代的子孫一定有成就王政的。君子創立基業，奠定傳統，正是為了可以將其繼續傳承下去。至於是否能夠成功那就要看天命了，君王您能對齊人怎樣呢？只有努力實行仁政而已。」

22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

滕文公問孟子說：「滕國是弱小國家，已經竭盡全力服侍大國，仍然

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

躲不過禍患，那要如何呢？」

孟子回答說：「從前周太王古公亶父居在邠地，狄人侵犯他，太王進獻獸皮絲綿侍奉，仍不能免禍；又進獻狗和馬侍奉，仍不能免禍；又進獻珠寶美玉，仍然不能免禍。

於是召集當地的父老，告訴他們說：『狄人所想要的，是我們的土地。我聽人家說，君子不把那些生養人的東西，用來害人。你們何必擔心沒有君王呢？我準備離開這裡。』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于斯二者。」

於是他離開邠地，翻越梁山，在岐山下建造城邑住下來。邠地的百姓說：『他是位有仁德的人，不能失去他。』跟隨他的人，就如同趕市集一樣多。也有人說：『這是世代守衛的土地，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寧死也不願離開。』君王請您在這兩種情況選擇一種吧！」

23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

魯平公正要出門，他所寵幸的小臣臧倉，請示說：「平時君王外出，一定先通知管事的人，要前往何

之，敢請。」

【註】一、魯平公：戰國時魯國國君姬叔，為魯景公之子，西元前三一六年至前二九七年在位。

二、嬖人：出身卑賤而受寵的臣妾。

三、臧倉：魯平公寵愛親幸之近臣。

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處，現在車馬都已經準備好了，管事的人還不知道您要去哪裡，因此前來請示。」

魯平公說：「我要去見孟子。」臧倉說：「為何要這樣呢？君王自降身分，卻去見一個普通人，您以為他是賢能的人嗎？禮義是從賢能的人做出來的表率，然而孟子為母親辦喪事，比為父親辦喪事還要隆重，可見他不知禮儀，君王就不

要去見他吧！」魯平公說：「好吧！」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註】一、樂正子：姓樂正名克，樂正是樂官之長，故以官為姓氏，戰國時鄒人，為孟子的弟子，在魯國任官。

樂正子入宮晉見魯平公說：「君王為何不去見孟軻呢？」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魯平公說：「有人告訴我說：孟子為母親辦喪事，超過為父親辦喪事還隆重，所以不前去會見他。」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樂正子說：「您所說的超過，是什麼意思呢？是因為辦父親喪事時，

五鼎與？」

用士之禮；辦母親喪事時，用大夫之禮。是因為父親辦喪事時，擺設三個鼎的供品；為母親辦喪事時，擺設五個鼎的供品嗎？」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註】一、槨：是外棺。

二、衣衾：此指死者入殮時，所穿的衣服。

魯平公說：「不是，我說的是棺槨衣衾的精美。」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說：「這不能說是超過，只是前後貧富不同而已。」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樂正子見了孟子說：「我跟君王講過了，君王打算來看您。有個受寵

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的小臣臧倉阻止他，所以君王才沒有來。」

孟子說：「一個人想要做事，是有人促使他；一個人不想做事，是有人阻止他。然而要做或不做，並非是人力所能主宰。我與魯平公不能會面，是天命。姓臧的這個人，怎能使我與魯平公不會面呢？」

卷上—公孫丑上

01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問孟子說：「老師如果您在齊國當政，管仲與晏子的功業，有希望再重現嗎？」

【註】一、公孫丑：姓公孫名丑，戰國時齊國人，為孟子十七弟子之一。

二、當路：當政。

三、管仲：（西元前七二五年至前六四五年）姓管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曾任齊桓公的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四、晏子：（西元前五七八年至前五〇〇年）姓晏名嬰，字仲謚平，為齊國的宰相。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註】一、曾西：姓曾名申，字子西，魯國南武人，有說曾參之子，有說曾參之孫。

二、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的學生。

孟子說：「你果然是齊國人，只知道管仲和晏子而已。曾經有人問曾西說：『您和子路相比較，誰比較賢能呢？』曾西內心不安地說：『他是我先祖所敬畏的人。』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又問說：『然而您和管仲比較，誰比較賢能呢？』曾西變了臉色不高興地說：『你為何拿我和管仲比較呢？管仲得到齊君那麼地信任，所

卑也。爾曾比予於是。』」

【註】一、艴然：生氣的樣子。艴，讀服。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做的都是專權獨斷。如果說執掌國政，可以說是很久了；但其所做的功業，似乎轟轟烈烈，卻是非常卑鄙，你為何把我與他相比呢！』」

孟子接著說：「管仲的作為，是曾西所不屑的，你以為我願意學他嗎？」

公孫丑問說：「管仲輔佐其君王成就霸業，晏子輔佐其君王揚名於世。管仲和晏子還不值得學習嗎？」孟子說：「以當時齊國的基

業，推行王政於天下，可易如反掌。」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註】一、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是稱周公，曾助武王伐紂滅商，統一天下，後輔佐成王，為魯國的始祖。

公孫丑說：「如果是這樣，那學生的疑惑就更大了！以周文王的賢德，活了將近一百歲，還不能統一天下；周武王、周公繼承他的事業，然後再將王道推展發揚光大。現在您把統一天下說得那麼容易，那麼周文王就不值得效法了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孟子說：「周文王我怎能比得上他呢？從商湯到武丁，聖賢的君王就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註】一、武丁：商代的帝王，後稱為高宗。

有六、七位，天下歸附殷商已經很久了，時間久了就難以改變了。武丁使諸侯來朝貢，統治天下，就如同在掌中運作一樣容易。商紂離武丁的時間不久，當時舊臣世家遺留的善俗、流傳的教化、仁慈的善政，都還有所存留。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等，都是賢人，共同輔佐他，所以維持很久才亡國。當時沒有一尺土地不是他所擁有，沒有一個人不是他的臣民；然而周文王僅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註】一、微子：商紂王的庶兄，殷帝乙之子，名啟。

二、微仲：微啟的弟弟。

三、王子比干：紂王的叔父，因多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

四、箕子：紂王的叔父。

五、膠鬲：殷末的賢人，紂王的臣子。鬲，讀格。

六、鎡基：耕田的農具。鎡，讀資。

以百里見方的土地興起，所以是很困難的。齊國有句話說：『即使是有智慧，還不如趁時勢；雖然有農具，還不如待農時。』

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

現在的時勢，推行王道就好辦了：在夏、商、周三朝時，領地沒有超過千里的，然而齊國有這麼大的領

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註】一、置郵：驛站。

地；雞鳴狗叫的聲音互相聽得見，一直到四周的邊境，然而齊國有這麼多的人民。領地不必再擴張，人民不必再增多，只要推行仁政，就能夠實現統一天下的王道，誰也抵擋不住啊！

目前王道的德政尚且未能振作，未有比這個時候更缺乏的；人民受到虐政的壓迫，沒有比現在更嚴重了。饑餓的人，容易讓他吃飽；口渴的人，容易讓他喝足。孔子說：『德政的推行，比驛站傳達命令還

快。」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現在這個時候，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能夠推行仁政，人民必然會高興地愛戴它，就如同解救被倒吊的痛苦一樣。所以只要做到古人一半的事蹟，功業必超出古人的一倍，只要能掌握這個時期就可以了。」

02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公孫丑問說：「先生如果當了齊國的卿相，能夠推行自己的方法，即使能夠成就霸王的功業，也是不足為奇。如果是這樣，您會動心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註】一、孟賁：戰國時齊國的大力士，能生拔牛角，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發怒吐氣，聲音動天。

二、告子：姓告名不害，戰國時人。

孟子說：「不會。我到四十歲時就不動心了。」公孫丑說：「這麼說，那先生比孟賁強多了。」孟子說：「這不難，告子還比我先做到不動心呢！」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公孫丑問說：「不動心有方法嗎？」孟子說：「有的。北宮黝培養勇氣的方法，皮膚被刺傷也不顫動發抖，眼睛被戳也目不轉睛。他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註】一、北宮黝：姓北宮名黝，齊國人。

認為受到一點點侮辱，就如同在市集上被打一樣。既不接受卑賤平民的侮辱，也不接受大國君王的侮辱。他認為刺殺大國的君王，如同刺殺一卑賤平民一樣。他不畏懼諸侯，只要有人罵他，一定反擊。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孟施舍培養勇氣的方法，是說：『我把不能取勝，看成能夠取勝。如果估計敵人的實力再前進，考慮能勝利再交戰，這是害怕敵人的三軍。我孟施舍怎能每戰必勝呢？只是能夠不畏懼而已。』孟施舍如

也。

【註】一、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學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註】一、子襄：曾參的學生。

同曾子，北宮黝如同子夏。有關這二人的勇氣，不知誰比較賢能？然而孟施舍的方法，比較能夠抓住要點。

從前曾子對子襄說：『你喜歡勇敢嗎？我曾經從老師那裡聽說什麼是大勇：自我反省而不合理，雖然是面對卑賤的平民，我也不去恐嚇他；自我反省而能合理，雖然面對千萬人，我也敢勇往直前！』如此看來，孟施舍守氣的方法，又不如曾子守約的要點。」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公孫丑問說：「請問老師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您可以說給我聽嗎？」

孟子說：「告子說：『不合道理的話，就不必放在心上去尋求；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事，就不要意氣行事。』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事，就不要意氣用事，是可以的；不合道理的話，不必放在心上去尋求，是不可以的。這心志，乃是氣的主宰；這氣，乃是充滿全身。這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心志是最重要的，氣是其次，所以說：『要堅定自己的心志，不可濫用意氣。』」

公孫丑接著問說：「既然說：『心志是最重要的，意氣是其次。』又說：『堅持其心志不可濫用意氣。』為什麼呢？」

孟子說：「心志專一就會引動氣，當氣專一時也會牽動心志。如今拿跌倒的人，和快速走路的人作談論，都是氣的作用，反而會引動其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心志。」

公孫丑說：「請問老師，您的長處是什麼呢？」

孟子說：「我善於分析語言，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之氣。」

公孫丑接著問說：「請問什麼叫做浩然之氣？」

孟子說：「這很難講得清楚。這種浩然之氣，是非常強大剛健的，將此正氣一直培養而不加妨害，就可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註】一、慊：讀欠，稱心快意。

以充塞於天地之間。這個正氣，是配合道和義養成，如果沒有道與義的配合充實，就會枯萎了。這正氣是由道義積聚所生的，不是偶而行道義之事，就可以取得的。如果行為不合於良心，正氣就會枯萎不充實了。我所以說：『告子未曾知道浩然之氣的真正意義，他以為正氣是由身外取得的東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

培養浩然之氣，不要刻意導正，心中不可忘了心存正念，但也不可故意助長。不要像宋國人一樣：宋國

曰：『今日病矣！吾助苗長矣！』

【註】一、閔：憂慮。

二、揠：讀訝，拔取。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有一個擔心禾苗長不快，而將它拔高的人，非常疲倦地回到家裡，對他的家人說：『今天累壞了，我幫助禾苗長高了！』

他的兒子前往田中查看，禾苗已經枯槁了。如今天下的人，不幫助禾苗長大的，實在少見啊！對於培養浩然之氣，以為無益而放棄，是不為禾苗除雜草的人；刻意幫助正氣成長的，是揠苗助長的人。這樣的作法不但無益，反而是有損害的。」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註】一、詖辭：偏頗的言辭。詖，讀必。
二、淫辭：誇張的言辭。
三、邪辭：乖戾的言辭。
四、遁辭：閃躲的言辭。

公孫丑又問說：「什麼叫做知言呢？」

孟子說：「偏頗的言辭，知道其所蔽塞；過份的言辭，知道其所坑陷；邪僻的言辭，知道其所偏離；搪塞的言辭，知道其所困窮。這些言辭的病根是從心中所生，必然害及政治；這些病根從政治上產生，必然危害國家大事。這些道理，縱使聖人再世，也必然依我所說的。」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註】一、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都是孔子的學生。

公孫丑又問說：「宰我、子貢，兩人善於說話。冉牛、閔子、顏淵，三人善於談論德行。孔子兼而有之，但他卻說：『我不善於辭令。』那麼老師您已經是聖人了吧？」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吾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孟子說：「喔！這是什麼話？從前子貢問孔子說：『老師是聖人了吧？』孔子說：『聖人，我還不能做到。我只是學習而不知滿足，教育而不覺疲倦。』子貢說：『學

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註】一、子夏、子游、子張：都是孔子的學生。

習不知滿足，就是明智；教育不覺疲倦，就是仁慈。仁慈而且明智，老師已經是聖人了！』這聖人，連孔子都不願自居，你說的是什麼話呢？」

公孫丑又說：「從前我聽人說：子夏、子游、子張，都有得到孔聖人一方面的真傳；冉牛、閔子、顏淵，都得到孔聖人全面的真傳，但格局卻小了些。請問你自居於哪一人呢？」

曰：「姑舍是。」

孟子說：「暫且不談這些。」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他們怎樣呢？」

【註】一、伯夷：商末孤獨國君的長子，後與其弟叔齊爭讓君位而皆去國。兩人曾阻武王伐紂，周滅商後，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

二、伊尹：商湯的宰相，曾助湯滅夏。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孟子說：「他們兩人處世方法不同。不是他認可的君王不侍奉，不是他認可的人民不役使，天下有道就入朝當官，天下無道就隱退山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有願，則學孔子也。」

林，這是伯夷的處世態度。什麼君王都可侍奉，什麼人民都可役使，天下有道可入朝當官，天下無道也入朝當官，這是伊尹的處世態度。可以當官就當官，可以退居就退居；可以長期當官，也可以快速辭官，這就是孔子的處世態度。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我不能做到那樣的地步，至於我的願望，是希望學習孔子。」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對孔子來說，是同等的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說：「不是。自有人類以來，沒有出現過如孔子一樣偉大的人物。」

公孫丑又問說：「那麼他們有相同的地方嗎？」

孟子說：「有的。如果他們得到百里見方的土地，而成為人民的君王，都能使諸侯來朝，統一天下。但要他們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殺一個無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註】一、有若：孔子的學生。

們都不會去做，這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公孫丑又問：「請問他們不同的地方？」

孟子說：「宰我、子貢、有若，他們三人的智慧，足以了解孔聖人；他們處理事情，不致於曲意偏袒所喜愛的人。宰我說：『憑我個人對老師的看法，遠比堯舜還要賢能。』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註】一、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的學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子貢說：『看到歷代君王制定的禮法，就知道他們的政績；聽到歷代君王製作的音樂，就知道他們的品德。從百代以後，去評論百代以來的君王，沒有能違背孔子所說的原則。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像老師那麼偉大的了！』

有若說：『難道只有人類有高下之分嗎？麒麟對於一般的走獸，鳳凰對於一般的飛鳥，泰山對於一般的土堆，河海對於路上的積水，都是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03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同樣的比較。聖人對於一般的人民，也是同樣的比較。其品格出類拔萃，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人可以勝過孔子的了！』

孟子說：「倚仗勢力，假藉仁義之名來統一天下的叫做霸，要稱霸必要有強大的國力。依靠道德，推行仁政以統一天下的叫做王，要稱王不一定要有強大的國力。商湯僅以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僅以百里的土地。倚仗勢力來降服人的，並非真心服從，只不過是力量不足以相

敵罷了。以道德來降服人的，是真正發自心中的心悅誠服，有如七十個學生服從孔子一樣。《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篇》說：『無論從西或從東，從南或從北，無不心悅誠服的。』就是這個意思。」

04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孟子說：「實行仁政就有榮耀，不推行仁政就會受辱。如今討厭受辱，卻自處於不仁之地，這就如同厭惡潮濕，卻自處於低窪之地一樣。如果討厭受辱，不如崇尚道德而尊重有道之士，使有德行的人，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能侮之？』

能擔任合適的官位，使有才能的人，能擔任一定的職務。在國家沒有內憂外患的閒暇時候，修明政令刑法，如此的做法，即使是大國，也會畏懼它。

《詩經・幽風・鴟鴞篇》說：『趁著天上還沒下雨，趕快採取桑根的皮，把窗戶修理好。能將住處治理好，那天下的人民，有誰能來侮辱我呢？』孔子說：『寫這首詩的人，真是知道治國的道理啊！能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又有誰能侮辱他

呢？』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如今國家正處於沒有憂患的閒暇時候，趁著此時，遊樂怠惰，這是自找禍患啊！禍患和幸福沒有不是自己找的。《詩經‧大雅‧文王篇》說：『長久配合天命，自我尋求多福。』《尚書‧太甲篇》說：『天降的災難，還可躲避；自己招來的禍患，就活不了了。』就是這個意思。」

05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一、廛：讀纏，市場上儲藏或堆積貨物的地方。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

孟子說：「尊敬賢達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優異傑出的人能當官，那天下的能士，都會很高興前來到朝中當官。在市場做生意的，只抽取倉儲稅，而不徵收貨物稅；或者制定法規以保障權益，甚至連倉儲稅也不徵收了，那天下的生意人，都會高興而自願地將貨物存放在市場上。

關口之處，只稽查而不徵稅，那麼天下旅遊的人，都會高興而自願從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註】一、譏：查問。

二、夫里之布：布，是古代一種貨幣。夫布，沒有做公工者，要罰的代金。里布，是廛宅不種桑麻要罰的代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他的道路經過。耕田的農人，只須助耕公田而不徵稅，那天下的農人，都會高興而自願在他的田野耕種。人民居住的地方，不徵收雇役稅和地稅，那天下的人民，都會高興而自願前來成為他的人民。

君王能夠實行這五種措施，那鄰國的人民，就會如同仰望他的父母一樣了。率領他們的子女，來攻打他們的父母，這種事情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能夠成功的。君王如能推行這五項，那全天下就沒有敵對的

人。沒有敵對的人，就是上天所派下的官吏，如此還不能統一天下，是從來沒有的。」

【註】一、天吏：順從天命的執政者。

0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

孟子說：「世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代帝王有不忍害人的心，才會有不忍害人的政治。以不忍害人的心，實行不忍害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掌上運轉那麼容易。

為什麼說世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現在有人忽然看見小孩子要掉到井裡了，都會生出驚懼憐憫的

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心，這並不是為了要和小孩子的父母親攀交情，也不是要在鄉里朋友間博取聲譽，也不是厭惡那小孩子的哭聲，才這樣做。

由此可見，沒有同情心，就不是人；沒有羞恥心，就不是人；沒有謙讓心，就不是人，沒有是非心，就不是人。同情的心，是仁的開端；羞恥的心，是義的開端；謙讓的心，是禮的開端；是非的心，是智的開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有了這四個開端，就如同人有了四肢。有了這四個開端，然而還自稱不能行善，就自我殘害的人；說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人，是殘害他君王的人。

凡是有這四個開端在自己身上的人，就知道要將它們擴充開來，有如火開始燃燒，泉水開始湧出。如果能夠將它們擴充，就足以保有天下；如果不能將它們擴充，就連父母也事奉不了。」

07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註】一、矢人：造箭的人。

二、函人：造鎧甲的人。

三、匠：指製造棺槨的木匠。

孟子說：「造箭的人難道比造鎧甲的人，本性更不仁慈嗎？造箭的人唯恐不能傷害人，造鎧甲的人唯恐人受傷害。巫師（為人祈福）和木匠（造棺木葬人）也是如此，所以選擇職業，不可不謹慎啊！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孔子說：『選擇有仁德的地方居住是美好的，如果選擇沒有仁德的地方居住，怎能說是明智呢？』這仁德，是上天所設立最尊貴的爵位，世人最安定的住宅。沒有人會阻止

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行仁德，如果還不知道實行仁德，那就是沒有智慧了。沒有仁德，沒有智慧，沒有禮儀，沒有道義，這種人就要被奴役了。

當人的奴役，才感到為了奴役而引以為恥，就有如造弓的人，以造弓為恥辱，造箭的人以造箭為恥辱。如果真以為是恥辱，不如就實行仁政。實行仁政，就好比射箭，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勢，然後再發射，如果發射不能命中目標，不可埋怨勝過自己的人，只要能夠反省

自己就可以了。」

08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說：「子路，別人告訴他的過失，他就高興；禹帝，聽到好的言論，就給人行禮。大舜更是偉大，遇到善事，就能認同他人，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意學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漁，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別人的長處。採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人行善啊！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

09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

孟子說：「伯夷這個人，不是該侍奉的君王就不侍奉，不是他該結交的朋友就不結交；不在壞人的朝廷當官，不和壞人說話。在壞人的朝廷當官，和壞人說話，就如同穿著上朝的禮服，戴著上朝的禮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一樣。

他把厭惡壞人的情形推究起來，心想與鄉人站在一起，那人的帽子戴不端正，他看一眼就走開了，好像他已經被沾污了一樣。因此各

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註】一、柳下惠：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姓展名獲，字禽，因封邑在柳下，諡號惠，故名柳下惠。

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

國的諸侯，雖然有善於言辭的人來請他當官，他也不接受。不接受的意思，也就是不屑一顧了。柳下惠這個人，不以服侍污濁的君王為羞愧，不以當小官為卑微；入朝當官，不隱藏他的賢能，一定依照他的原則做事。縱使被遺棄不任用，他也不埋怨；雖然處於窮困，他也不憂愁。

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即使在我身旁赤身裸體，你也沾污不了我啊！』因此他能自由自在

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和他站在一起，也不會喪失自己的立場，讓他留下，他就留下。要他留下就留下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要辭去啊！」孟子說：「伯夷器量狹隘，柳下惠不恭敬。狹隘和不恭敬，君子是不會這樣做的。」

卷上—公孫丑下

10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

孟子說：「選用天時不如佔有地利，佔有地利不如擁有人和。譬如只有三里長的內城牆，七里長的外城牆，圍攻它而不能取勝。既然圍攻它，一定是有取得天時的機會，然而不能取勝，這就是天時不如地利了。

城牆不是不夠高，城池也不是不夠深，兵器甲冑也不是不銳利堅實，糧食也不是不夠多。軍士卻棄城而

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逃走，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了。所以說：留住人民不靠國家的疆界，保衛國家不靠山川的險阻，威鎮天下不靠兵器的銳利。

政治合道理，就會得到多人的幫助；政治失去道理，就會少人相助。少人相助到了極點，連親戚都會反叛的；多人幫助到了極點，天下的人都會來歸順。以天下人所歸順的國家，去攻打連親戚都反叛的國家，由此可見，有道君子不喜歡打戰，但不得已要打戰時，一定會

獲勝。」

11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註】一、東郭氏：複姓東郭，為齊桓公後代，齊國的公族，世為大夫，因居東郭，乃以地為氏。

孟子正要去朝見齊王，齊王派人來說：「我本來該去見你，可是著涼了，不能再受風寒。明天早上就能上朝，不知道先生能否來朝中，和我見面呢？」

孟子回答說：「我也不幸得了病，不能上朝廷去。」明天，孟子到東郭家去弔喪。

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公孫丑說：「昨天托病辭去齊王的召見，今天卻去弔喪，恐怕不妥吧？」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

孟子說：「昨天病了，今天已好了，為什麼不能去弔喪呢？」齊王派人來探問病情，醫生也帶來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註】一、孟仲子：戰國時人，孟子的從昆弟，子恩的弟子，本與孟子同事子恩，後從學

孟仲子回答來探病的人說：「昨天齊王有命令召見，因為有病，不能上朝。今天病情稍有好轉，他就上朝廷去了，我不知道他現在到了

於孟子。

二、采薪之憂：本意是因生病不能去打柴，後比喻自稱生病。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註】一、景丑氏：齊國大夫景丑。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沒？」

於是派了幾個人到孟子回家的路途，對孟子說：「請您務必不要回來，要先到朝廷去。」孟子不得已，只好到齊大夫景丑氏家中，去過了一夜。

景子知道情形後說：「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這些都是重要的人倫。父子以恩愛為主，君臣以恭敬為主。現在我看到君王恭敬先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生，沒有看到先生恭敬君王。」

孟子說：「哎！這是什麼話，齊國人沒有拿仁義向齊王進言的，難道是認為仁義不美好嗎？他心裡想：『這個人怎麼值得向他說仁義呢？』如此而已，然而沒有什麼行為，比這樣更不敬重了。除了堯舜的道理以外，其他我不敢在齊王面前陳述，所以說，齊國人沒有一人，比我更尊敬齊王了！」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說：「不，我不是指這個來說的。《禮記・曲禮篇》說：『父母有事召喚，不可慢慢答應，要立即起身；君王命令召喚，不可以等到馬車駕好，要立刻出發。』你本來要去晉見，聽到君王的召喚，反而不去了，似乎和禮儀的規範，有不符合的地方。」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孟子說：「我說的意思，豈如你所說的嗎？曾子說：『晉王和楚王的財富，我是比不上了。但是他倚仗

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他的財富，我倚仗我的仁德；他倚仗他的爵位，我倚仗我的道義。我何必自以為少他什麼呢！』曾子所說的這些話，難道有什麼不對嗎？或者是有另一番的道理吧。

天下人公認能達到人尊重有三種：爵位是一種，年齡是一種，道德是一種。在朝廷先論爵位，在鄉里先論年齡，輔助君王統治人民，先論道德。怎麼可以擁有爵位這一種，卻拿來傲慢年齡和道德這兩種呢？所以想要大有為的君王，必定不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可隨便召見臣子，如果有事情要商量，就主動到臣子那裡去。他尊重道德喜愛仁義，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足以和他一同有所作為了。

所以商湯對於伊尹，先向他學習，然後才把他當臣子，所以不必過度操勞而可統一天下；齊桓公對於管仲，先向他學習，然後再任命他為臣子，因此不必過分操心而可稱霸諸侯。如今天下各國，國土一樣大小，品德一般高低，沒有人能超過別人。沒有別的原因，都喜歡任用

自己教導的人當臣子，而不喜歡把教導自己的當臣子。商湯對於伊尹，齊桓公對於管仲，那是不敢隨便召喚的，管仲尚且不可召喚，何況不願意當管仲的人呢？」

12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註】一、陳臻：孟子的學生。

陳臻問說：「先前在齊國，齊王送您上等金一百鎰，而您不接受。在宋國時，宋君送您七十鎰，您接受了；在薛國時，薛君送您五十鎰，您也接受了。如果先前的不接受是對的，那麼今天的接受就錯了；如果今天的接受是對的，那麼先前的

二、兼金：上等的好金。

三、宋君：即康王偃。宋國乃周初封殷紂庶兄微子啟的地方。

四、鎰：讀益，為二十四兩。

五、薛君：即孟嘗君。薛國係周時封黃帝之孫奚仲的地方。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不接受就錯了。先生您必是在這兩種情況中的一種。」

孟子說：「這兩種都是對了。當時在宋國的時候，我將要遠行，對於遠行的人，照例要送一些盤纏，因此宋君說：『贈送盤纏。』我為何不接受呢？當在薛國的時候，我有戒備之心，因此薛君說：『聽說您有戒備之心，因此贈送購買兵器的

錢。』我為何不接受呢？至於在齊國，就沒有接受的理由。沒有理由而送錢給我，就是要收買我。哪有君子可以被收買的呢？」

【註】一、餽贐：給遠行人送路費或禮物。

13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註】一、平陸：齊國邊界的縣邑，在今山東汶上縣北。

二、大夫：指地方的行政長官，或稱邑宰。

孟子到平陸去，對當地的邑宰說：「先生的士卒，如果一天失誤三次，您會殺他嗎？」邑宰說：「不必等到三次。」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註】一、孔距心：齊國平陸的邑宰。

孟子說：「那麼您失職的地方可就多了。在饑荒的年歲中，您的人民，年老體弱輾轉死於水溝坑谷，年輕力壯四散逃難的，幾乎有一千人了。」邑宰說：「這不是我孔距心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孟子說：「假使現在有接受別人的牛羊，而替他放牧的人，他一定會去找牧場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場和草料，是應該把牛羊還給人家呢？還是站著看牛羊死掉呢？」邑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邦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宰說：「這麼說是我孔距心的罪過了。」

過幾天孟子去朝見齊王說：「君王任用的都邑長官中，我認識的有五個人。知道自己有罪過的，只有孔距心一人。」接著向齊王講述與孔距心的對話。齊王聽了之後說：「這麼說是我的罪過了。」

14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

孟子對蚳鼃說：「您辭去靈丘邑的邑宰，而請求做獄官，好像有些道理，因為可以向君王進言。現在您

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註】一、蚳鼃：讀池蛙，齊國的大夫。

當獄官，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還不能進言嗎？」蚳鼃隨後向齊王進諫，然而不受齊王採納，於是就辭職走了。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

【註】一、公都子：複姓公都，為孟子的學生。

齊國有人說：「孟子為蚳鼃策劃是好的，致使他辭官，但同樣的事情，孟子自己不辭官，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公都子將這些話告訴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孟子說：「我聽說，有固定官職的人，如果不能盡職就離去；有進言

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15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註】一、王驩：字子敖，為齊王的寵臣，書上有期大夫、右師、蓋邑大夫、齊卿等稱呼。蓋邑為齊國內的邑名，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

職責的人，如果進言不被採納，就要辭官。我並沒有固定的官職，也沒有進言的職責，那麼我的進退，不就能寬鬆自如，大有餘地嗎？」

孟子在齊國當客卿，奉命出使到滕國去弔喪，齊王派蓋邑的長官王驩，擔任副使同行。孟子與王驩早晚相處，在往返齊國和滕國的路上，孟子未曾和王驩說起出使的事情。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孫丑說：「齊卿的官位，也不算小了；齊國和滕國之間的路程，也不算近的。在往返途中，不曾談過出使的事情，這是為什麼呢？」孟子說：「他既然自作主張辦事，我還能說什麼呢？」

16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從齊國到魯國埋葬母親，返回齊國的途中，在嬴邑停下來。充虞請問說：「前些日子承蒙老師的不棄，使我擔任催促木匠造棺的事。當時由於時間急促，我不敢向老師

【註】一、充虞：孟子親近的學生。充人是周官之名，後以官為姓。

請教，如今私下請問，棺木好像太好了。」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孟子說：「古時候的棺木，沒有一定的尺寸；到了中古時，規定棺厚七寸，槨相稱即可。從天子到老百姓，對於棺槨不只是講究美觀，都以為要如此，才能盡到為人子女的孝心。因禮制規定而不能用，就不能如意；沒有錢，也不能如意。

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如果禮制可以又有錢，古人都是這樣做的，為什麼只有我不行呢？而

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註】一、化者：死者。

且對於死者來說，不要使泥土附著在肌膚，對於人子來說，不是更能安心嗎？我聽人說，君子不會為了愛天下的物資，而節省父母的開支。」

17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註】一、沈同：春秋時齊國的大臣。

沈同以個人的立場，請教孟子說：「可以討伐燕國嗎？」

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

孟子說：「可以。燕王子噲不可將燕國讓給子之，子之也不可以接受子噲所讓給的燕國。比如這裡有一

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註】一、子噲：燕國的國王。噲讀快。

二、子之：燕國的宰相。

個當官的人，然而您很喜歡他，沒有經過齊王的同意，就私自將俸祿和爵位讓給他。那個當官的人，也沒有經過齊王的任命，就私自接受您的讓與，這樣可以嗎？燕國的事和這樣有什麼不同呢？」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齊國人討伐燕國，有人問孟子說：「聽說您勸齊國討伐燕國，有這回事嗎？」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孟子說：「沒有啊！沈同曾經問我說：『燕國可以討伐嗎？』我回答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他說：『可以。』他便贊同而去討伐燕國了。如果他再問我說：『誰才可以討伐燕國呢？』我就會回答說：『如果是執行天命的天吏，就可以去討伐。』

譬如有個殺人的人，有人問說：『那個人可以殺嗎？』我就回答說：『可以的。』如果他再問說：『誰可以殺他呢？』我就回答他說：『作為獄官，就可以殺他。』如今以一個如燕國暴虐的齊國，去討伐燕國，我為什麼要去勸他呢？」

18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註】一、陳賈：戰國時齊國的大夫，陳厲公之後，其祖先於春秋時奔齊，改田姓，仕齊，其後世昌盛，為齊相。陳賈亦為齊的公族，與齊宣王同宗。

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

燕國人反叛，齊王說：「我對孟子感到很慚愧。」

陳賈說：「君王不必憂慮。君王自己以為和周公比較，誰更仁慈而明智呢？」

齊王說：「哎！這是什麼話啊！」

陳賈說：「周公讓管叔監督殷地的武庚，管叔反而幫助武庚叛亂。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註】一、管叔：管為封地位於今河南省鄭縣，姬姓，為周文王之第三子，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周武王平天下後，封弟叔鮮於管，稱管叔。

二、武庚：名祿父，為帝嚳庶子契之後，傳至十四世為湯，湯十六傳至盤庚，再十一傳至紂，暴虐無道，為周武王所滅。武庚是紂的兒子。

如果周公早知道管叔會幫助武庚造反，等他犯法再殺他，就是不仁；如果不知道管叔會幫助武庚造反，才派他去監督，就是不智。仁和智，周公尚且不能做到，何況是君王呢？請讓我去見孟子，向他解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陳賈見了孟子，問說：「周公是什麼人？」孟子說：「古代的聖人。」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

陳賈又問：「他讓管叔去監督殷地的武庚，管叔卻又幫助武庚造反，有這回事嗎？」孟子說：「有。」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陳賈又問說：「周公知道他會幫助武庚叛亂，才派他去的嗎？」孟子說：「不知道。」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陳賈接著問說：「那麼聖人也會錯誤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孟子說：「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犯這種錯誤，不是很自然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19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嗎？況且古時候的君子，犯了錯誤就改正；現在的君子，犯了錯誤卻將錯就錯。古時候的君子，他犯了過錯，如日食和月食一樣，大家都看得到；等他改過之後，大家都敬仰他；現在的君子，他犯了過錯，豈止將錯就錯，還要強辯以文過飾非。」

孟子辭去齊國客卿，準備回家鄉，齊王就前去見孟子說：「從前希望見到您，卻沒有機會，後來得以同朝共事，感到非常高興。現在您又

要拋棄我而回家鄉，不知道往後還有機會看到您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回答說：「我只是不敢請求而已，這本來也是我的願望。」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註】一、時子：戰國時齊國的賢臣。

過了幾天，齊王對時子說：「我想在國都中給孟子一座房子，給他萬鍾的糧食，供養他的學生，使得諸大夫和全國人民，都有學習的模範，您能替我傳達給孟子嗎？」時子委託陳賈，把齊王的話告訴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

【註】一、季孫、子叔疑：皆人名，不可考。

陳賈就將時子委託的話，告訴孟子。孟子說：「喔！時子哪知道這是不可以的？如果我想發財，辭去十萬鍾的俸祿，卻來接受一萬鍾的俸祿，這是想發財嗎？季孫曾說：『真是奇怪的子叔疑，自己要做官，人家不要他就算了，卻又設法使自己的學生去當卿相。誰不想做官得富貴呢？而他卻在做官富貴之中，私自想盡辦法要壟斷。』」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大夫始矣。」

古時做生意的人，拿自己所有的，去交換自己所沒有的，有專門的部門管理這種事情。有一個卑鄙的男人，為了要求取壟斷市場的利益，而登到高處去，左顧右盼來網羅市場上有利的物資，人人都認為他很卑鄙，因而從此以後，官吏向他徵稅。這種向生意人徵稅的制度，就是從此卑賤的男人開始。」

20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孟子離開齊國，在晝邑住宿。有一個想替齊王挽留孟子的人，坐著和

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註】一、晝：齊國的邑名，在今山東省臨淄附近。

二、齊：讀齋，齋戒。

孟子談話，孟子不回話，就靠在桌子睡著了。那位客人不高興地說：「學生齋戒一晚之後，才敢和老師說話，老師卻睡著了而不聽，以後再也不敢和您見面了。」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註】一、魯繆公：又稱魯穆公，周公後代，姬

孟子說：「您請坐，我明白地告訴您。從前魯繆公，如果沒有派人在子思的身邊服侍，就怕不能把子思留下來。泄柳、申詳，如果沒有派人在魯繆公的身旁勸諫，自己就不能安心。請您為我這年長的人想一

姓，名顯，一名不衍。哀公之曾孫，悼公之孫，元公之子，在位二十三年而卒。

二、子思：名孔伋，孔子之孫。

三、泄柳：姓泄名柳，字子柳，魯國的賢士，其祖先為姬姓，後由公孫演變成叔孫，再演變為叔仲，泄柳之父，即叔仲皮。

四、申詳：戰國時魯國賢人，子張的兒子。

21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

想，如果不像對子思一樣，我能安心嗎？現在是您先拒絕我這個年長的人呢？還是我這個年長的人拒絕您呢？」

孟子離開齊國，尹士對人說：「孟子如果知道齊王，不能夠成為商湯、周武王，那就是不明智；如果知道齊王不能做到，卻又來了齊國，那就是來求富貴。不遠千里而

則茲不悅。」

【註】一、尹士：齊國人。
二、濡滯：遲緩停頓。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註】一、高子：孟子的學生。

來朝見齊王，不能投合而離開，過了三個晚上才離開晝邑，為何這樣慢吞吞呢？我尹士對這樣的做法不高興。」

高子把這些話告訴孟子。孟子說：「那個尹士怎能了解我呢？我不遠千里去見齊王，是我所希望的。不能投合而離去，難道是我所希望的嗎？我也是不得已的。我住了三個晚上才離開晝邑，在我心中還認為太快了。我想齊王也許會改變主意，如果齊王改變主意，一定會要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我回去。離開了晝邑，齊王還不追我回去，我才有斷然離開，做回到故鄉的決定。儘管我是這樣，難道我捨得齊王嗎？齊王還是想把國家治好的，齊王如果任用我，何止是齊國的人民能得到安定，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定。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

齊王也許會改變主意的，我天天都在盼望著！我難道是那種小器的男人嗎？向君王進諫而不被接受，就

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生氣了，氣呼呼地表現在臉上，離開之後，氣得跑一整天，到精疲力竭時再躺下來休息嗎？」尹士聽了之後，說：「我尹士真是個小人啊！」

22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孟子離開齊國，充虞在路上問說：「老師好像不太高興。從前我聽老師說：『君子不埋怨天，也不責怪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

孟子說：「當時的情況，與現在的情況不一樣。自古以來，每隔五百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23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年一定有聖王出現，那時一定有聞名於世的賢人。從周朝到現在，已經有七百多年了，按照年數來算，已經超過了，按照時勢來看，也應該要出現了。看來上天還不想讓天下太平，如果想要讓天下太平，當今世界上，除了我還有誰呢？我為什麼要不高興呢？」

孟子離開齊國，居住在休邑。公孫丑問說：「做官卻不接受俸祿，是古人的原則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去其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說：「不是的。在崇邑時，我得以見到齊王，退下後便想離去，不想改變主意，所以不接受俸祿。後來齊國有了戰事，不可以請求離去。長久居住在齊國，並非是我的心願。」

卷上—滕文公上

01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註】一、滕文公：戰國時滕國國君，為滕國第三十代君王，西元前三二六年繼位。
二、世子：太子。

滕文公當太子時，要到楚國去，經過宋國，會見了孟子。孟子講述人性本善的道理，言語之間必定稱讚堯舜。太子從楚國回來，又去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註】一、成覸：齊國的勇士。覸，讀建。

孟子說：「太子懷疑我所說的話嗎？這個道理只是一個而已。成覸對齊景公說：『他是男子漢，我也是男子漢，我為什麼要怕他呢？』

二、齊景公：（西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〇年）姜姓，名杵臼，齊靈公之子，齊莊公之弟，春秋時齊國國君，在位時有賢相晏嬰輔政。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註】一、公明儀：姓公明名儀，是魯國的賢人，曾子的學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顏淵說：『舜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有所作為的人，都會和他一樣。』公明儀說：『文王是我的老師，周公難道會欺騙我嗎？』

現在滕國截長補短，也將近有五十里見方的土地，還是可以治理成為一個好國家。《尚書‧說命篇上》

【註】一、瞑眩：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二、瘳：讀抽，病好了。

02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註】一、滕定公：戰國時滕國國君，為滕文公之父，滕國第二十九任君王。
二、薨：讀轟，古代稱侯王死。唐代以後稱二品以上官員死。
三、然友：滕文公的老師。

說：『如果吃藥沒有昏昏欲睡的感覺，那病是治不好的。』」

滕定公死了，太子對然友說：「從前孟子曾在宋國對我說過話，至今我始終沒有忘記。現在很不幸，我的父親過世了，我想請您去問孟子，然後才辦理喪事。」然友到鄒國，去問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孟子說：「這不是很好嗎！父親的喪事是要自己主動盡孝道的。曾子說：『父母在世，要依禮儀來侍奉；死後，要按禮儀來埋葬，依照禮儀來祭祀，才可稱為盡了孝道。』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註】一、齊疏之服：用粗布縫製的喪服。

諸侯的禮儀，我沒有學過。儘管如此，我還是曾經聽說過的，守孝三年，穿著粗布縫製的喪服，喝稀飯，從天子到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這樣的。」

二、飦粥：稠粥。飦，讀干。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註】一、宗國：魯國和滕國的始封祖是兄弟，按照宗法制度，滕國尊稱魯國為宗國。
二、志：記述國家世系等的書。

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

然友回去覆命，太子決定行守孝三年的喪禮。國中的父老兄弟文武百官都不願意，說：「我們的祖宗魯國，歷代的君王都沒有這樣做，我國歷代的君王，也沒有這樣做的。到了您這代卻違反規矩，是不可以的，況且《志》上記載說：『喪禮、祭禮要遵循祖先的成例。』」

他們又說：「我們所說是有依據的。」太子對然友說：「我以前

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曾做過學問，只喜歡跑馬舞劍，現在父老兄弟文武百官，對我不滿意，怕我辦不好喪葬的大事，請您再為我去問孟子。」然友又到鄒國去問孟子。

孟子說：「是的，這種事是不用去求別人的。孔子說：『君王死了，國家政事聽命於冢宰，太子只可喝粥，面色深黑，臨孝子之位便要哭，大小百官，沒有敢不哀傷，這是因為太子帶頭了。』上位者愛好什麼，下面的人一定更為愛好什

【註】一、冢宰：輔佐天子的官職，為百官之長，相當後世的宰相。
二、歠：讀綽，飲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麼。君子的德行，有如風；小人的德行，有如草，草上有風吹過，必定隨風而倒。這事就看太子如何做了。」

然友回去報告，太子說：「是的，這事情全是看我怎麼做了。」太子住在喪廬五個月，沒有發佈任何政令。文武百官和宗族的人都贊成，都稱道太子懂禮。到了舉行葬禮時，四方的賓客都來觀禮，太子的容色悲戚，哀傷哭泣，使前來弔喪的人，都感到滿意。

03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註】一、索綯：用手搓繩索。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滕文公問怎樣治國，孟子說：「人民的事情不能拖。《詩經・豳風・七月篇》說：『白天去割草，晚上搓繩索，趕緊修房舍，播種百穀的時間就快到了。』

人民一般的情況，有固定的產業，就有堅定的信心，沒有固定的產業，就沒有堅定的信心。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心，就會為非作歹，無所不為。等到他們犯罪了，然後處罰他們，這就是陷害百姓。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哪有仁德的人在位治國，卻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情呢？所以賢明的君王，必定要謙恭節儉，禮賢下士，向人民徵稅，一定要有制度。陽虎說：『要致富，就不能講仁義；要講仁義，就不能致富。』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代每戶五十畝地，實行貢法的稅制；商代每戶七十畝地，實行助法的稅制；商代每戶一百畝地，實行徹法的稅制。其實質都是抽取十分之一的稅率。徹，是通徹的意思；

【註】一、貢：夏時的稅賦法。以五十畝捐五畝計。
二、助：殷商的稅賦法。以七十畝捐七畝

計。

三、徹：周時的稅賦法。以百畝為單位，十取一計算。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註】一、龍子：古代的賢人。

助，是借助的意思。

龍子說：『土地的稅制，沒有比助法更好的，沒有比貢法更不好的。』貢法，是比較幾年中的收成，以確定一個平均數，作為每年徵收稅的額度。如果當年收成好，糧食就多得滿地狼藉，多收一些稅租也不算過份，在比例上，地租就收少了；當年收成不好，連施肥的費用都不夠，在比例上，地租就收多了。

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身為人民的父母官，卻使人民累得慘兮兮，而且終年辛苦勞作，不但不足以養活父母，還要借貸來補足地租，使得一家老小屍骨暴露於山溝野外，這哪是人民的父母官呢？當官的人有世襲的俸祿，滕國早就實行了。

《詩經‧小雅‧大田篇》說：『雨下到我的公田，又下到我的私田。』只有借力助耕，才稱得上是公田。由此看來，周代的制度，其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註】一、庠序：古代學校的名稱。周朝稱庠，商朝稱序。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實也是助法。

設立庠序學校來教育百姓。庠，是教養；校，是教育；序，是習射。鄉里學校，夏代稱為校，商代稱為序，周代稱為庠；國立的學校，三代都稱為學，都是教人要明白人倫道德的。

上位的人明白人倫道德，下位的小百姓就會愛戴親近他們。如果有聖王出現，必定前來取法，這就成為聖王的老師了。《詩經．大雅．

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註】一、畢戰：滕國的臣子。

二、井地：即井田，是古代的一種土地制

文王篇》說：『周雖然是古老的邦國，但其天命是新受的。』這是在說周文王了。君王只要好好地做，也可以使國家面目一新。」

滕文公派畢戰來問井田制，孟子說：「您的君王要實行仁政，選派您前來，您一定要盡力。這仁政必定要從劃分田界開始。劃分田界如果不公正，井田就會分得不均勻，作為俸祿的穀物田租，就會收得不公平，因此暴君及貪官污吏，一定將劃分田界不當一回事。田界如果

度，以方九百畝為田地的一個單位，中間一百畝為公田，周圍八百畝分為八家，為私田，同養公田，形成一井字，故稱井田。

劃分公正，分發田地，制定俸祿制度，就可輕易搞定了。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這滕國的土地雖然狹小，但也有當官的，也有種田的。沒有當官的，就沒治理種田的人；沒有種田的，就沒有養活當官的人。建議要在田野實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城市中實行十分抽一的稅法自行繳納。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卿以下的官吏，都要授給圭田，圭田的土地是五十畝，家中還有剩餘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註】一、圭田：供祭祀用的田地。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能力的，另授給二十五畝。老死自家或搬遷，都離不開本鄉，鄉里同一井田的人家，進出都互相伴隨，防盜禦寇互相幫助，有病互相照顧，於是百姓都能互相親愛，和睦相處。

一里四方的田地，為一處井田，每處井田九百畝，中間的一百畝是公田，八家都授給私田一百畝，共同耕種公田。公田的農事完畢後，然後再敢做私田的農事，以此來區分當官的和種田的，這就是井田制度

04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蓆以為食。

【註】一、神農：古代人物，與伏羲氏、燧人氏，稱為三皇，主要功績在教導民眾從事農業生產。

二、許行：是古時農家代表人物之一。

三、廛：住房。

的大概。至於如何調整潤飾，那就要靠君王和您了。」

有一個學習神農學說的人，名叫許行，從楚國來到滕國，上門來拜訪滕文公說：「我是從遠方來的人，聽說君王要推行仁政，希望能得到一處住所，成為您的百姓。」滕文公給他一故住處，他的門徒有數十人，都穿著麻衣，以編草鞋、織草蓆為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註】一、陳良：楚國的儒者。
二、陳相、陳辛：兩兄弟都是陳良的學生。
三、耒耜：古代像犁的一種農具。木柄叫耒，犁頭叫耜。

陳良的學生陳相，和他的弟弟陳辛，背著耒耜，從宋國來到滕國，對滕文公說：「聽說君王正在推行聖人的仁政，這就是聖人了，我希望能成為聖人的百姓。」陳相看到許行，非常高興，完全拋棄以前所學，而向許行求學。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陳相見了孟子，引述許行的話說：「滕國的君王，實在是位賢明的君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註】一、饔飧：饔，讀庸，是早餐。飧，讀孫，是晚餐。
二、厲：禍害、殘害。

王。儘管如此，他還不是真的懂得道理。賢人和百姓，應該一樣地耕種，自獲糧食，自己做飯吃，又要治好國政。如今滕國有糧倉，有庫房，這是殘害百姓，來養活自己怎能稱賢能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孟子說：「許由一定自己耕作，吃自己種的糧食嗎？」陳相說：「是的。」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

孟子又問：「許由一定穿自己織的布嗎？」陳相說：「不是，許由穿

麻衣。」

「許子冠乎？」曰：「冠。」

孟子又問：「許由戴帽子嗎？」陳相說：「戴。」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孟子問說：「戴什麼帽子？」陳相說：「戴白帽子。」孟子問：「是自己織造的嗎？」陳相說：「不是，是以糧食換來的。」孟子說：「許子為什麼不自己編織呢？」陳相說：「那會耽誤耕種。」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

孟子說：「許子以釜甑做飯，以鐵具耕種嗎？」陳相說：「是的。」

【註】一、釜甑爨：釜，金屬製造的鍋。甑，古代煮飯用的一種陶器。爨，燒火煮飯。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孟子說：「是自己製造的嗎？」陳相說：「不是，是以糧食換來的。」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註】一、陶冶：製造瓦器和冶金。

孟子說：「農夫以糧食交換農具和器皿，不就是傷害陶匠和鐵匠嗎？陶匠和鐵匠也用他們的農具和器皿，交換糧食，這也算是殘害農夫嗎？而且許子為何不自己燒陶、製造鐵器呢？不肯做到所有的東西，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都取自於家中呢？為何要那麼忙碌去和各種工匠交易呢？難道許子不怕麻煩嗎？」

陳相說：「各種工匠，本來就不可能一面耕種，一面做自己的事。」

孟子說：「那麼唯獨治理天下的人，難道就可以一面耕種，一面治理政事嗎？有官吏的事情，有百姓的事情。而且以一個人的身體，要將百工的事情做好，如果都要自己去做，然後才可使用，這是要所有

的人都疲於奔命了。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所以說：『有的人用腦力，有的人用體力。』使用腦力的人，可以管理人；使用體力的人，被人所管理。被人管理的人，養活人；管理人的人，被人養活，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在堯帝的時候，天下還不太平，洪水到處亂流，整個天下氾濫成災，草木長得快速又茂密，禽獸成群地繁殖；五穀不成熟，禽獸逼害人，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註】一、瀹濟漯：瀹，讀月，疏濬。濟漯，是濟水、漯水。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野獸的腳印和禽鳥的蹤跡，在中國到處縱橫交錯。

堯帝獨感憂心，選拔舜帝處理全部事務。舜帝命令伯益掌理火政，伯益在山野沼澤放火，禽獸有的逃跑有的隱匿。禹帝疏濬九條河流，疏導濟水和漯水，使其入海；導引汝水和漢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使其流入長江，從此以後中國才可耕種獲得糧食。

在那個時候，禹帝在外八年，三次

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註】一、后稷：周的始祖，名棄，善於種植農作物，曾任堯舜時的農官，教民耕種。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註】一、契：殷商的始祖，曾任舜的司徒。
二、司徒：掌管教化的官。

經過自家門口而不進門，即使他想耕種，可能嗎？后稷教導百姓種莊嫁，培植五穀。五穀成熟後，人民才得以養育。人是有良心的，如果吃飽穿暖居住安逸了，卻不加以教育，就會和禽獸差不多。

聖人因此而耽憂，命令契當司徒，用人倫道德來教育：父子之間有慈愛，君臣之間有禮義，夫婦之間有區別，長幼之間有秩序，朋友之間有誠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註】一、放勳：是堯帝的稱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註】一、皋陶：舜帝時掌管刑法的官。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

堯帝說：『敦促他們，糾正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能自己找到良心，再加以振興品德。』聖人為百姓憂慮，就是這樣，那還有時間耕種嗎？

堯帝以得不到舜為自己的憂慮，舜帝以得不到禹帝、皋陶為自己的憂慮。那以百畝田耕種不好為自己憂慮的，就是農夫。

把錢財送給人的，叫做惠；把善良教給人的，叫做忠；為天下找到人

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才的，叫做仁。所以把天下送給人，是容易的；為天下找到人才，是困難的。

孔子說：『真偉大啊，堯帝做為君王，只有天最偉大，只有堯帝能效法天，那浩蕩的德量，人民難以用言詞形容。舜帝真是了不起的君王，光明正大統治天下而毫不自私利己。』堯舜二帝治理天下，難道無所用心嗎？只不過是不用心於耕種罷了。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註】一、夏：指中原地區的華夏。

二、夷：指華夏四周的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我聽說有以華夏文化去改變蠻夷的，沒聽說過被蠻夷所改變的。陳良，是楚國人，喜愛周公、孔子的學說，北上來到中國學習。北方的學者，沒有人能超越他，他真是可稱為豪傑之士啊！你們兄弟向他學習幾十年，老師死後就背叛他。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以前孔子去世，學生為他守喪三年之後，大家備好行李準備回家，進門向子貢作揖告別，互相對面哭泣，

全部痛哭失聲，然後才各自回家。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子貢回到墓地，在墳旁蓋了房子，獨自又住了三年，然後才回家。過了一些時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為有若像孔子，想要以服侍孔子來服侍他，強求曾子同意。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註】一、皜皜：光明潔白的樣子。

曾子說：『不可以。老師就如同長江、漢水洗滌過，就像夏天的烈日曝曬過，那種光輝潔白無以復加。』如今南蠻中講鳥語的人，來非難先代聖王的學說，你竟違背老

二、南蠻：稱華夏周圍的南方。
三、鴃：讀決，是伯勞鳥。

師而去向他學習，也和曾子真是不一樣啊！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註】一、戎狄：北方的異族。
二、荊舒：南方的異族。

我聽說過，飛出幽暗的山谷，遷徙於高大的樹木；從未聽說，從高大的樹木飛下，而進入幽暗的山谷的。《詩經・魯頌篇》說：『戎狄是要防範的，荊舒是要嚴懲的。』周公尚且要防範他們，你卻去向他們學習，真是不明白以中國來改變蠻夷的道理。」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陳相說：「如果聽從許子的主張，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就能做到市場上的價格一致，國內就沒有欺詐的行為。即使五尺小孩到市場去，也沒有人欺騙他。布帛的長短一樣，價錢就相同；麻線和絲綿輕重相同，價錢就相同；穀物的數量一樣，價錢就相同；鞋子的大小一樣，價錢就相同。」

孟子說：「這貨物的品相質量各不相同，這是自然的事情。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萬倍。你卻將它們以大小輕重相比，而訂出相同的價錢，

【註】一、倍蓰：倍，是一倍；蓰，讀喜，是五倍。

二、屨：草鞋。

05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註】一、墨者：即是墨家學派的人，其創始人為墨翟。

二、夷之：為春秋時周大夫夷詭諸的後代，崇尚墨家。

三、徐辟：孟子的學生。

就是擾亂天下。粗造的鞋和細製的鞋價錢一樣，人真的肯做嗎？聽從許子的主張，就是帶著大家造假，這怎能治理好國家呢？」

墨子的信徒夷之，通過徐辟來求見孟子，孟子說：「我本來想要見他，可是現在我還生病，等到病好了，我再前往見他，夷子就不必來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過了幾天，又來求見孟子，孟子說：「我現在可以見他了。如果不直言，那真道理就不能顯現，我姑且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夷子是墨子的信徒，墨子主張辦理喪事，以薄葬為原則。夷子想以這樣來改變社會的風俗，難道以為不這樣做就不可貴了嗎？但夷子埋葬他的父母親是很豐厚的，那就是以自己所輕賤的禮法，去侍奉父母親了。」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徐子將這些話告訴夷子，夷子說：「儒家的學說認為，古代君王愛護百姓，就如同愛自己的孩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認為這意思是說，愛沒有親疏厚薄的區別，只不過施行要由父母親開始。」

徐子將這些話告訴了孟子，孟子說：「這夷子真的以為愛自己兄弟的兒子，同他愛鄰居的嬰兒是一樣的嗎？那句話只是比喻而已。嬰兒在地上爬，快要掉進井裡去了，那

本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註】一、嘬：讀踹，用口咬。
二、顙：讀嗓，即額頭。

不是嬰兒的罪過。而且天生萬物，皆同自一個根本，而夷子卻有兩個根本的原故。

大概上古曾有不埋葬父母親的人，父母親死了，就把屍體拋到山溝裡。過了一些時日，他經過那裡，狐狸正在啃著屍體，成群的蚊蠅正在叮咬屍體。他的額頭冒汗，斜著眼睛瞄了一下。那人流汗，不是流給別人看的，是心中悲痛流露在臉上，大概他回去，馬上就會取簸箕、鐵鍬，前來把屍體給埋了。掩

三、泚：讀此，出汗的樣子。

四、虆梩：虆，讀壘，為土筐。梩，讀離，古代一種挖土的工具。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埋屍體就對了。那仁人孝子掩埋父母的屍體，必然有他的道理啊！」

徐子將這些話告訴了夷子，夷子悵然若失，過了不久，說：「我誠心領教了！」

卷上—滕文公下

06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註】一、陳代：孟子的學生。
二、尋：八尺為一尋。

陳代說：「不去晉見諸侯，實在太小氣了吧！如今一見面，大則可助君王行仁政，使天下歸服，小則可以稱霸中國。況且《志》書說：『委曲一尺而伸張八尺。』好像是可行的。」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

孟子說：「以前齊景公出外打獵，以旌旗召喚獵場的管理員，那人不來，要將他殺掉。一個志士仁人正直不阿，不怕慘遭殺戮填於溝坑；

而往，何哉？

【註】一、虞人：管理獵場的小官。

二、元：頭、腦袋。

一個真正的勇士臨危不亂，怎會怕被砍頭。孔子贊同他什麼呢？就是贊同他，對於違背禮法的召喚不去。如果不等到人家的召喚就前去，這算什麼呢？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註】一、趙簡子：即是晉國大夫趙鞅，一名志父，與秦同為嬴姓，為景叔的兒子。

二、王良：春秋時善於駕車的人。

三、嬖奚：為趙簡子的寵臣。

況且所謂委曲一尺而伸張八尺，那是根據功利來說的。如果就功利來說，那委曲八尺而伸張一尺，也可以做嗎？以前趙簡子命令王良，替他的寵幸小臣奚駕車，一整天都沒有獵取一隻禽獸。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寵幸小臣奚回去稟告說：『王良是全國最差的駕車手。』有人將這話告訴王良，王良說：『請讓我再駕一次車。』奚勉強同意了，一個上午就獵取十隻禽獸。寵幸小臣奚回去稟報說：『王良是全國最好的駕車手。』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

趙簡子說：『我命他專門為你駕車。』就跟王良說這事，王良不同意，說：『我為他規規矩矩駕車，一整天打不到一隻禽獸；為他不守

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註】一、詭遇：不按照規範駕車。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規矩駕車，一個上午就獵取了十隻禽獸。《詩經・小雅・車攻篇》說：「駕車手不違規駕車，發箭能中才是善射手。」我不習慣替小人駕車，請准許我的推辭。』

駕車手尚且羞跟壞射手合作，合作雖可獲得禽獸，有如堆積如山丘之多，也不屑去做。如果委曲正道而去跟從諸侯，那又算什麼呢？況且你錯了，自己不正直，是無法使人正直的。」

07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註】一、景春：戰國時楚國的公族，當時的縱橫家。

二、公孫衍：戰國時魏國人，號犀首，為著名的說客。

三、張儀：戰國時魏國人，與蘇秦為縱橫家的代表人物，致力於連橫以服從秦國，與蘇秦的合縱對抗。

景春說：「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嗎？他們一發怒，諸侯就害怕；他們一平靜，天下的戰火就熄滅。」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孟子說：「這怎可稱為大丈夫呢？你沒學過禮法嗎？男人舉行冠禮的時候，父親要訓勉他；女兒要出嫁

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的時候，母親要訓勉她。送她到門口時，要告誡她說：『到了妳的婆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警惕，不可違背丈夫。』把順從當做正道，這是當婦人的守則。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仁宅，站在天下最中正的禮位，行在天下最廣大的義路。

得志時與人民一起走，不得志時自行於正道。富貴不能使他淫亂，貧賤不能使他變心，威武不能使他屈服，這樣才能稱為大丈夫。」

08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註】一、周霄：戰國時魏國人，為孟子的學生，也是說客。

周霄問說：「古代的君子會從政當官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孟子說：「會當官。古代的《傳記》說：『孔子三個月沒有君王任用他，就會憂心忡忡，離開一個國家，一定帶著備好的見面禮。』公明儀說：『古代的人，三個月沒有君王任用他，就要去慰問。』」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說：「三個月沒有君王任用他，就要去慰問，未免太著急了吧？」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註】一、耕助：即耕籍，是帝王親耕的田，每到開春，都有耕籍之禮，以表示重視農業，其禮先由天子親耕，然後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等，依次躬耕。

二、蠶繅：養蠶繅絲。繅，讀艘。

孟子說：「士人失去了官位，有如諸侯失去了國家。《禮記》說：『諸侯親自耕種藉田，以供給祭品；夫人親自養蠶繅絲，以供給祭服。牲畜不肥壯，穀物不乾淨，祭服不具備，就不敢祭祀。士沒有公田，也不能祭祀。』牲畜、祭器、祭服不備妥，就不敢祭祀，那也就不敢辦宴會，這還不該去慰問他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離開一個國家，一定要備好見面禮，這是為什麼呢？」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說：「士人當官，有如農夫耕種。農夫怎可因離開國家，卻捨棄他的耒耜等農具呢？」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周霄問：「晉國也是有官可當的國家，卻不曾聽過當官要那麼著急。當官既然那麼著急，君子卻不輕易當官，那又是為什麼呢？」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孟子說：「男人生下來，就希望為他找到妻室；女人生下來，就希望為她找到婆家。為人父母的心情，人人都有。如果不等到父母的命令，媒人的介紹，就鑽門洞挖門縫互相窺視，爬牆相會，那麼父母和全國的人，都會看不起他。古代的人不是不想當官，只是厭惡不從正道去當官。不從正道去當官，這和鑽門洞挖門縫是相同的。」

09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註】一、彭更：孟子的學生。

二、傳食：住在諸侯的驛舍裡接受飲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彭更問說：「跟隨在後的有幾十輛車子，跟隨在後的有幾百人，在諸侯之間轉來轉去找飯吃，這不是太過份了嗎？」

孟子說：「如果不符合道理，那麼連一筐飯，也不從別人那裡接受；如果合乎道理，那麼舜帝接受堯帝的天下，也不以為過份，你認為過份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註】一、梓匠輪輿：分別是製造木器、宮室、車輪、車箱的木匠。

彭更說：「不對的。士人不做事就吃飯，是不可以的。」

孟子說：「你不讓各種行業互相交易，交換成果，以多餘來補不足，那農民就有多餘的糧食，婦女就有多餘的布帛。如果你讓他們互通有無，那麼木工和車工，就可以從你那裡得到吃的。這裡有個人，在家能孝順父母，出外能尊敬長輩，嚴守古代聖王的道義，以等待後來的讀書人發揚光大，卻不能從你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裡得到吃的。你為何尊重木工和車工，而輕視實行仁義的人呢？」

彭更說：「木工和車工，他們的動機就是謀吃的；君子實行道義，他們的動機也是謀飯吃的嗎？」

孟子說：「你為何要談其動機呢？如果他們對你有功勞，可以給吃的，就給他們吃的。且說你是為了報答動機給飯吃呢？還是報答功勞給飯吃呢？」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註】一、墁：讀慢，本指粉刷牆壁的工具，此指粉刷過的牆壁。

彭更說：「報答動機。」孟子說：「有人在這裡，破壞屋瓦，還在新刷的牆壁亂畫，他的動機是謀飯吃，那你會給他飯吃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彭更說：「不會。」孟子說：「那麼你不是報答動機給飯吃，而是報答功勞給飯吃。」

10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問說：「宋是一個小國家，如今要推行王道的仁政，齊國和楚國厭惡它，而加以討伐，那要怎麼辦

【註】一、萬章：戰國時齊人，有說是鄒人，為孟子十七弟子之一。

呢？」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註】一、亳：邑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境內。

二、葛：三代時的小諸侯國，在今河南省修武縣境內。

孟子說：「湯住在亳地，和葛國是鄰國。葛伯放肆，不舉行祭祀，湯派人前去問他說：『為何不舉行祭祀呢？』葛伯說：『沒有牲畜可供祭祀。』湯派人送來了牛羊。葛伯將牛羊吃掉了，也不舉行祭祀。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

湯又派人去問葛伯說：『為何不舉行祭祀呢？』葛伯說：『沒有穀米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可供祭祀。』湯派亳地的百姓去為他們耕種，老弱的人給他們送飯。葛伯帶他們的百姓，阻攔那些帶酒食黍稻的送飯人，強奪他們，不給的就將他們殺掉。有個孩子去送飯和肉，葛伯竟然把他給殺了。《尚書・仲虺之誥篇》說：『葛伯與送飯的人有仇。』就是說這件事。

湯為了葛伯殺死這小孩而討伐他，各地的人都說：『他不是為了天下的財富，而是為平民百姓報仇。』湯的征伐，從葛國開始，出征十一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次而無敵於天下。

他從東面征伐，西夷的百姓就埋怨；他從南面征伐，北狄的百姓就埋怨，說：『怎麼把我們放在後面呢？』人民盼望他來臨，有如大旱時渴望下雨一樣。做生意的沒有停止買賣，農夫照樣耕種。湯誅殺他們的君王，安撫當地的百姓，有如乾旱時降下及時雨一樣，人民是很高興的。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尚書・仲虺之誥篇》說：『等待我們的君王來，君王來了我們就不再受刑罰了。』又說：『有攸國不肯臣服，周王就向東征伐，安撫當地的男女百姓。他們把黑色、黃色的布帛盛滿了籮筐，請求能將自己介紹給周王，以為光榮，希望臣服於大周王朝。』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當地官員把黑色、黃色的布帛盛滿籮筐，去迎接大周的官員；當地的人民用簞盛飯，用壺裝酒漿，去迎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接大周的士卒。周王出師將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只收拾那殘暴的君王而已。

《周書・太誓篇》說：『我們的威武大發揚，侵伐紂王的疆土，收拾這殘暴的君王，正是伸張正義的征伐，比起商湯更為輝煌。』不推行仁政就罷了，如果能推行仁政，那天下的人們，都會抬頭盼望他，希望他來做君王。齊國、楚國雖然強大，有什麼可怕呢？」

11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之？」

【註】一、戴不勝：宋國的大臣，有說和戴盈之同一人。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

孟子對戴不勝說：「您希望您的君王學好嗎？我明白地告訴您，有楚國的大夫在這裡，要他的兒子學習齊語，是要讓齊人來教導他呢？還是讓楚人來教導他呢？」

戴不勝說：「讓齊國人教導他。」

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導他，許多楚國人干擾他，即使天天鞭打他，逼他說齊語，是不可能的。如果帶他到齊國的莊嶽地區，住上幾

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註】一、咻：喧嘩干擾。

二、莊嶽：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內，此指齊都的鬧區。

三、薛居州：戰國時宋國的賢士。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年，即使天天鞭打他，逼他說楚國語，也是不可能的。您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讓他住在王宮裡。

如果住在王宮裡的人，不論老少尊卑，都如薛居州一樣，君王能和誰做壞事呢？如果住在王宮裡的人，無論老少尊卑，都不是像薛居州一樣，君王要和誰做好事呢？只有一個薛居州，能把宋王怎麼樣呢？」

12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註】一、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晉國人，孔子學生子夏的學生，個性清高而不屑為官。魏文侯去拜訪他，他卻越牆逃走了。

二、泄柳：魯繆公時的賢人。

三、陽貨：姬姓，陽氏，名虎，俗稱陽

公孫丑問說：「不去謁見諸侯，是什麼道理呢？」

孟子說：「古時候不是臣屬，就不去謁見。段干木越牆以躲避魏文侯，泄柳關門不會見，這樣都是太過份了。如果對方勉強要見面，是可以見面的。陽貨要孔子來見他，又不願意失去禮儀。大夫對於士有所賞賜，士如果不能在家接受，就要前往大夫家拜謝。

貨，春秋魯國人，孟孫氏的族人，季孫氏的家宰。

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註】一、瞰：讀瞰，窺視。

二、赧赧然：臉色羞愧的樣子。

陽貨派人暗中察看，等孔子不在家的時候，送蒸豬給孔子；孔子也暗察等陽貨不在家時，前往陽貨家去拜訪。在當時，陽貨如果先去見孔子，難道孔子不見他嗎？曾子說：『聳著肩膀，露出媚笑，比夏天在田裡耕種還累。』子路說：『與他人不同道，又要勉強說話，看他的臉色又是那麼羞愧，這我就不知道要如何了。』由此看來，君子要怎

13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註】一、戴盈之：宋國的公族，為宋國大夫。

二、什一：周朝實施的稅制，稱徹法，十分取一交給國家。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樣修身養性，就可以知道了。」

戴盈之說：「只抽十分一的土地稅，免去關稅和集市的賦稅，今年還做不到。請讓我們先減輕一些稅收，等到明年再廢除，您看如何呢？」

孟子說：「現在有個人，每天偷鄰居的雞，有人告訴他說：『這不是君子應有的行為。』他說：『請讓我減少一些，每月偷一隻雞，等到明年，然後完全不偷。』如果知道

14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註】一、公都子：孟子的學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這種行為不合道義，就要儘快完全改掉，為什麼還要等到明年呢？」

公都子說：「別人都說老師喜好辯論，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難道是我喜好辯論嗎？我是不得已的呀！天下自有人類以來，已經很久了，有時太平，有時動亂。在堯帝的時候，洪水亂流，氾濫全中國，陸地成為蛇和龍的居處，使得人民無安身之地，低地的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人在樹上結巢，高地的人挖洞穴居住。」

《尚書・大禹謨篇》說：『洚水警告我們。』所謂洚水，就是洪水。舜讓禹治水，禹挖地而將水導入大海，把蛇和龍驅趕到有水草的沼澤。水從大地上穿行而過，這就是長江、淮河、黃河、漢水。從此險阻遠離人類，害人的鳥獸消滅了，從此以後人類才得以在平地安居。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堯舜二帝死後，聖人之道已經衰落，暴君一代接一代出現，毀壞房屋以建造深池，人民無所安身養息，荒廢農田用以建造園林，使得人民不得吃穿。那時又出現了荒謬的學說，殘暴的行為，園林、深池、沼澤一多，禽獸也跟著來了。

到了殷紂時，天下又大亂了，周公輔佐武王，誅殺紂王，又討伐了助紂為虐的奄國，經過三年誅殺其君王，把飛廉驅趕到海邊，將他殺

【註】一、奄：國名，原附屬於商，其地在今山東省曲阜附近。周公伐奄，是在周成王時代。

二、飛廉：殷商紂王的寵臣。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掉，消滅了五十個國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驅趕到遠方，天下的人們都很高興。

《尚書・周書・武成篇》說：『偉大而且顯赫啊！文王的謀略；偉大的繼承者啊！武王的功烈。庇佑啟發著我們後代的人，一直使我們都能正確而沒有缺失。』世道衰落微弱，荒謬的學說和暴亂的行為又出現了。有臣子殺掉他的君王的，有兒子殺掉他的父親的。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註】一、春秋：春秋時代魯國史官，按年記載歷史的書，孔子晚年曾經刪定。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孔子為此而憂慮，於是撰寫《春秋》。《春秋》是述說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說：『能夠知道我的，只有憑著《春秋》這部書了！能夠怪罪我的，也只有憑著《春秋》這部書了！』從此聖王不曾出現過，諸侯肆無忌憚，一些學者就亂發表議論。

楊朱、墨翟的言論充斥天下，天下間的言論，不是歸附楊朱，就是歸附墨翟。楊氏宣揚的是『為我』的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註】一、楊朱：姓楊名朱，字子居，俗稱楊子，戰國時衛國人，主張為我。

二、墨翟：姓墨名翟，俗稱墨子，戰國初期宋國人，主張兼愛。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道理，就是心目中沒有君王；墨氏所宣揚的是『兼愛』的道理，就是心目中沒有父親。心目中沒有父親、君王的存在，這就是禽獸。公明儀說：『廚房裡有肥肉，馬廄裡有肥馬，但人民面有饑色，郊野有餓死的屍體，這就是帶領野獸吃人。』

楊朱、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子的學說不能發揚，這就是荒謬的邪說欺騙人民，堵塞了仁義的道路。仁義的道路被堵塞，就如同帶領禽獸

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吃人。人們將互相殘殺，我為此感到憂慮，因此而捍衛古代聖人的學說，抵制楊墨的學說，駁斥誇大不實的言論，使發表邪說的人起不了作用。

謬論從心中產生，卻會妨害行動；妨害行動，就會禍害政治。如果聖人再起，也不會改變我所說的話。從前禹帝平息了洪水，使得天下太平；周公兼併了夷狄，驅趕猛獸，使百姓得到安寧；孔子完成了《春秋》，那些亂臣賊子都感到害怕。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詩經・魯頌・閟宮篇》說：『戎狄是要防範的，荊舒是要懲罰的，那就沒有人能抵禦我了。』心目中沒有父親君王，是周公所要防範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抑制邪說，反對偏激的行為，駁斥荒誕的言論，來繼承這三位聖人的思想。我難道喜好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啊！能以言論來抵制楊朱、墨翟的人，就是聖人的門徒了。」

15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註】一、匡章：戰國時齊國人，事齊威王，為將軍。

二、陳仲子：齊國人，世稱陳仲、田仲，又稱於陵仲子。

三、於陵：地名，在今山東省長山縣南，距臨淄二百里。

四、螬：即蠐螬，俗稱地蠶。

匡章說：「陳仲子，他難道不是一個廉潔的士人嗎？住在於陵的地方，三天不吃東西，餓得耳朵聽不到聲音，眼睛看不到東西。井有一顆李子，已被金龜子吃了一大半，他爬過去，將它吃了，咽了三口，耳朵才聽到聲音，眼睛才看到東西。」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我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註】一、巨擘：大拇指，此引申為傑出的人或事物。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說：「在齊國的士人當中，我一定把陳仲子列為首屈一指。儘管如此，但陳仲子可稱得上廉潔嗎？擴大來檢視陳仲子的操守，就必須將他當蚯蚓來看才可以。談到蚯蚓，在地上吃乾土，在地下飲黃泉（一切皆由自取）。

陳仲子所住的房子，是伯夷那樣的人所建造的嗎？或者是盜蹠那樣的人所建造的呢？所吃的穀糧，是伯夷那樣的人所種植的嗎？或是盜蹠

【註】一、盜蹠：春秋時有名的大盜，姓展名蹠，柳下惠的弟弟，此代表惡人。

那樣的人所種植的呢？這些都還不知道呢。」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註】一、織屨：編織草鞋。

二、辟纑：績麻為辟，練麻為纑。纑，讀盧。

匡章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他親自編織草鞋，他的妻子績麻搓線，拿這些去換取生活用品。」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註】一、蓋：齊國的地名，是陳戴的食邑。

孟子說：「陳仲子是齊國的大家族，他的哥哥陳戴，從蓋邑獲得俸祿幾萬石。他把哥哥的俸祿看成不義之財，因而不吃；以哥哥所住的房屋，看為不義之屋，因而不住。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註】一、頻顣：皺眉表示不愉快的樣子。顣，讀促。
二、鶃鶃：讀意意，鵝叫的聲音。
三、哇：吐。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

離開哥哥，離開母親，住在於陵的地方。有一天回家，有人送他哥哥活的鵝，陳仲子緊皺著眉鼻說：『那裡用得到這嗷嗷叫的東西呢！』改天，他的母親殺了這隻鵝，給他吃。他的哥哥從外面回來，說：『這就是那隻嗷嗷叫的東西。』陳仲子出去吐掉了。

母親的東西就不吃，妻子的東西就吃；哥哥的房子就不住，陵地

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的房子就住，這樣能算是充足廉潔的人嗎？像陳仲子這樣的人，要像蚯蚓一樣，才能真正充足他的操守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孟子會意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4.06
冊;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62-63)
ISBN 978-986-6574-51-1 (卷上 : 平裝). --
ISBN 978-986-6574-52-8 (卷下 : 平裝)
1.孟子 2.注釋

121.262 104009390

系列名 / 心靈館系列 62

書 名 / 孟子會意 卷上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4年06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